

# 蘇聯第二五年計劃

普夫托洛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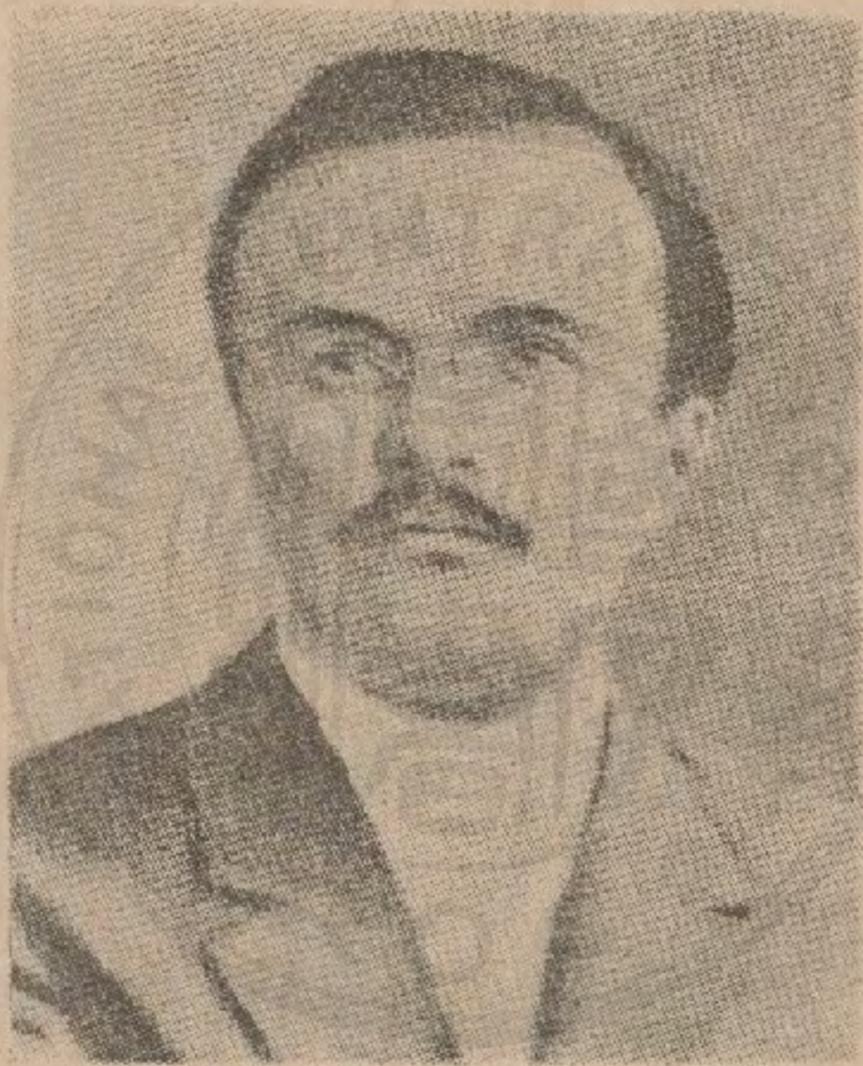
譯起 韓



文

世界出版合作社印行





*J. V. Molotov*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552.98  
8835  
林 丁565  
(四)

28



目次

獻辭……………一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果……………七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目標……………二一

技術的改造與布爾雪維克的步調……………四九

資本主義世界與第二次五年計劃……………七七

結語……………九一

決議案……………一〇一

附錄……………一一七

048430

南京 8



## 獻辭

諸君，鐵一般的事實本身已說明了，我們的黨正在開始討論到國民經濟底第二次五年計劃。它首先指出，我們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經圓滿地實現了。它其次指出，我們充分的深信，五年計劃要在一九三二年完成，換言之，我們要在四年之內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

我們必須論到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草案底意義。

讓我們首先考慮到這一事件底國際重要性。它的國際重要性在於以下的事實，即世界各國的勞動者現在能夠用在普羅列塔利亞迭克推多國家中勞動階級統治底結果——雖然不過是第一次的成果——以和資本主義國家中布爾喬亞的統治的結果作一比較。同時，我們不僅是和那班技術方面經濟方面最進步的，最富足最威風的資本主義國

家比較，便覺得滿足。在此刻，當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已捲入恐慌中，而且恐慌已逐漸變成非常顯明的，統治工業與經濟底其他各部門的時候，那麼布爾喬亞國家與蘇聯之間的一種比較，便格外地露骨。像這樣一種對比，使我們能夠對於——將來是屬於普羅列塔利亞及其政權抑或是屬於布爾喬亞及其統治的問題，給以一種斷然的答覆。顯然地，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正如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圓滿的實現及第二次五年計劃初次大綱所具體表示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已告訴了世界各國底勞動者，將來不是屬於布爾喬亞的統治，而是屬於普羅列塔利亞的迭克推多。事實告訴我們，反對資本主義，贊成社會主義。

第二，從我們的內部形勢底觀點看來，我們提出第二次五年計劃底問題的這事實，更有着重要的意義。

它對於布爾喬亞底統治已經崩潰之後，能夠完成農民羣衆之勞動階級的領導，提供確然的自信。在蘇聯，政權是在世界史中第一次落於勞動階級底手中，以領導農村底勞苦羣衆，並和他們聯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之上實行國民經濟底再建設。我們的成功，勞

動階級底勝利，指示着我們不僅是在都市中建設社會主義，而且也是在農村中建設社會主義，俾使最落後部分的農業工人也開始上昇到社會主義，上昇到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最後，從我們的直接的經濟觀點看來，我們的成功保證着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現在，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實行過計劃的國家經濟。在這裏，我們剛走到第一步，而那成效已經是顯然了。我們是從一次任務底完成到那假定着一年一年大規模增加數目字的新任務底決定，而進軍的。

我們的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底成功，不僅僅是我們的經濟計劃的組織底成功。我們的計劃與估計並不局限到這些相對地窄狹的界限。真正的經濟計劃，國民經濟計算底組織，及計劃底規定，只能夠由勞動者羣衆之積極參加才可以實行，才可以在經過全國大衆的討論底結果表明的原來的計劃草案中，執行巨大的轉變。所以，我們的經濟計劃是在黨底領導之下，並立足於勞動階級底積極參加之上和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一般的勞

力者之上規定出來的。

任何人都應該忘記，在作出準備第二次五年計劃以前所發展的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中之驚人的活動。

第一次國民經濟計劃乃是電氣化的計劃——哥爾羅(Goelro)。它是在我們國家經濟之一般技術再建設的粗淺的草案中的一種初次原稿。這種著作對於整個的我們的經濟活動和計劃原理底發展，有着最偉大的重要性。

我們也知道，有許多工作是被放在第一年度計劃——即所謂『國民經濟統治的數字』底編輯之上的。第一次統治的數目字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間已實現，從此以後，每年都證明這數目字，在經濟的領導方面，甚至於取得更偉大的重要性。

\*俄羅斯電氣化國家委員會——譯者

幾乎和作出第一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同時存在的，已開始着手準備國民經濟再建設的更嚴密的計劃。我們作出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經準備有若干年了，而在同時，所謂國民經

濟再建設之『一般的計劃，』那費了十年乃至十五年時期之熟慮的計劃，也已經準備了。這最後的事業，並沒有完成。但是，目擊着第一次五年計劃之逐步的完成和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提起，簡直可以說包含於所謂『一般的計劃』中之基本的諸問題，已被這兩個五年計劃所保護了，而且已取得一種更宏大的遠景。所以，在第二次五年計劃草案以前，若無巨大的工作成績，是不能作出並討論國民經濟底第二次五年計劃底諸問題的。



## 一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果

諸君，正如你們所知道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底兩種方案是受黨的支配的，換句話說，便是一種『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方案。據國家設計委員會底意見，最大限度的方案算起來最合蘇聯有利的條件。黨採用最大限度的方案當作一種基礎，就是說，那提供更

大的經濟的工作底計劃。只有這種最大限度的五年計劃，結算了許多我們現在完成着的，有利的條件。黨已經達到了那爲大眾他們自己所渴望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之標語底勝利的實現。我們並沒有照原來訂定的五年中間，而是在四年中間實現了這最大限度的方案，這就是說，我們已省去了五分之一的時間，那五年計劃底最大限度的方案已實施過的時間。

第一次五年計劃底成功乃是產業化政策底成功，其結果，是發展重工業底政策，尤其是生產手段生產底成功。凡此諸種成功之出色的形態，現在我們便有了爲國民經濟之技術再建設底完成的我們自己的基礎。這一事實，對於蘇聯社會主義更遠的成長，有着決定的重要性。

第一次五年計劃底成功另外反映在集體化底非常的成功之中，反映在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底加速度的建設中。

在昨天還是分成窄小的農舍之落後的農村中，我們卻在那裏發展了築基於機械技術上的巨量的社會主義農業。我們已經達到社會主義形式在我們的農業經濟中佔優勢的一點。所以，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已告解決了。不管第二次五年計劃將來表現得怎樣偉大怎樣確實驚人，我們都不能忘記緊接着十月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在集體化基礎之上的農業再建設，和機械技術學底最高尙的事業。這一任務，黨已勝利地實現了，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過程中，蘇聯將主要地完成集體化這

事，是不能有所疑難的。

黨所宣佈關於『誰打敗誰』之基本的列寧主義問題的稱呼，已經決定了反對資本主義和贊成社會主義。這是在過去的時期中，蘇聯的整個的經濟乃至於政治的發展底最重要的結果。

任何人不得不承認，在這幾年當中，一切沒有照着原定的計劃實現的。的確，不僅是一年的，而且是在整個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當中，黨造成了許多改變。

試舉二三例證言之。

五年計劃明白地指出，當五年計劃期滿的那天，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將要完全肅清失業者的。的確，五年計劃企圖巨大的減少失業者，不過在它採用的時候，沒有一個先見到，蘇聯已經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完全肅清了失業者。正如諸君所見到的，我們多少和原定的計劃有若干的出入，但我們承認，像這樣的變革，說得再精確些，像這樣的一種進步，完全是爲了勞動階級底利益，並獲得了它的充分的證明。

關於第一次五年計劃之經濟的任務，因為在烏拉庫茨涅斯克礦區，在東方有新製鐵工場的創設，黨便開始了大多數的變革。在五年計劃底四卷著作中並沒有談到東方的第二個製鐵工場；那麼，現在若是沒有提到那我們在烏拉庫茨涅斯克礦區開設的新製鐵工場地的話，便能夠討論到第一次五年計劃麼？當然不能夠的，特別是在現在，第一個鎔礦爐已在瑪克里托高斯克着手創設，還有許多新鎔礦爐已預備在瑪克里托高斯克和庫茨涅斯克着手建設。這是在五年計劃中之另一種更正，不是壞的一種更正，對於此種更正，蘇聯簡直沒有一個勞動者會持異議的，恰恰相反地，倒是會受着無限量的擁護。

尤其是，五年計劃所企圖的集體化底節拍，並沒有按照原定的計劃實現。在很久以前，我們即已超過集體化底速度與國營農場在五年計劃中所估計的發展。這又是對於五年計劃之本質的修正，並不是壞的一種修正，倒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先不必說勞動者階級，就是幾百萬農民大眾，對於完全地遵照着黨底政策，遵照着列寧主義的像這樣的一種『修正』也決無異議之可言的。

遺憾得很，所有我們對於五年計劃的修正，並不能說完全是有利的。那還是有反對性的情形。

譬如說，我們不能忽略以下的三種要素：

關於工業中勞動力之生產性底增大，我們並沒有實現這一任務。在這裏，我們沒有十分巨大地達到原定的記錄，所以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可能性，依賴着普羅列塔利亞規律之確立，技術之發展和我們的勞動者幹部對技術的熟練，以改善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不曾實現五年計劃所預定的，關於收穫底產量之任務。那產量底水準仍然是很低，尤其是低於五年計劃所草擬的水準。在這點也是一樣，我們必須作一驚人的努力以挽救此種形勢。

我們沒有實現關於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的我們的任務，而且這種失敗是它本身天天可以感覺到的。顯然的，在這領域中我們也必須要用堅決的精神從事事業的改善，並把我們的運輸事業提高到特定的水準。

如果不考察到黨爲五年計劃的完成所執行的鬭爭情形，以及包含於托羅茨基主義者和右翼偏向主義之中的反對派所提及的批評與反對的意見，那麼要從政治的觀點來檢查第一次五年計劃，是不得要領的。

過去之教訓對於黨，對全勞動者階級，都有極重大的意義。因此，簡短的論及在反對所謂『左翼』及右翼偏向主義者之黨的鬭爭中底最重要的時機，至少是必要的。我們更不得不考察的原因，是因爲反這種偏向的鬭爭，特別是反對那作爲主要危險之右傾危險的鬭爭，今後將不可避免地繼續着。

讓我追溯到以下的事實：即在第十五次黨大會的不久的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採納的，也就是在那次大會上討論過的關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指令。

托羅茨基主義者的反對派提出它的反對的主題，以反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第一次五年計劃底主題。他們作好了那完全與黨底政策敵對的，一種非常浩翰的記錄。以我的意見來說，這記錄包含着對抗着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最惡毒的毀謗與非難。

請讓我再追溯一下吧。即使在第十六次黨大會對五年計劃底主題採用之後，右翼企圖提出他們的反對的計劃。考察到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五年計劃底決議對抗的，以裝伴的形式提出來的所謂『兩年計劃，』即與黨之政治方針本質的對立的『兩年計劃，』是十分有趣的。

這一切的計劃，當時已充分地論到過。在現階段，從過去三四年中之社會主義建設底觀點上，來分析過去的事件，是重要的。在這一聯繫中，我要從托羅茨基主義者及右翼機會主義者之記錄與演說辭中，引用一段話。

讓我們且來看那對於工業化政策底實現有着偉大的政治意義的工業建設之投資問題。托羅茨基主義者關於我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論五年計劃之主題，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如下。

『它們（指主題）為解決工業中投資之主要問題，曾有一個獨立的計劃麼？沒有。如此即趨於這樣的地位，即在實際上，在我們的經濟中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分子之間的

力量相互關係之基本問題上，我們看到反普羅列塔利亞傾向之成長的勝利。」

以此，照着托羅茨基主義者的主張，則黨對於五年計劃的主題，已領到『反普羅列塔利亞傾向底勝利』了。四年光陰流過之後的今日，聽起來真不免覺得可笑。

其他的一派，即右翼反對派，對於工業建設之投資的節拍，說了些什麼話呢？從那一邊，我們得着那雖是用曖昧的語言表白，卻是有一種明白表現的政治傾向底以下的話語：

「除非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完全建立以後，我們是不能用幾何級數的增加率來估計我們的工業投資之成長的。投資之曲線形的下垂，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句話，右派要求『彎曲』到一邊去（哄笑。）

讓我們現在再來看，關於農村之反對派的意見。他們對於黨的農村政策之反對的主題中，托羅茨基主義者說了一些什麼呢？以下是他們所說的話：

「中央執行委員會底主題十分不正確地混合着都市底資本主義與農村底資本主義，又主張着農村的資本主義只是絕對地發展着。事實上，農村中之資本主義係絕對地，相

對地兩方面成長的；它以極大的速度成長，而且蘇維埃國家及其工業係依存着農村之富商與富農部分底原料及輸出資源，而日日成長着的。」

還有另外的一段話：

『在小商品生產的基礎上，便有農業中資本主義分子之急速的成長。其結果，我們便目擊到原料，輸出貨物，食料供給的，國家經濟所依存之富農資本主義分子底成長。』

凡此一切托羅茨基主義者之主張，現在確無詳加分析之必要。現在誰都可以真正問問富農他們自己，在五年計劃實施的三年以後，究竟還是我們現在硬要靠着他們呢，還是他們非依靠着蘇維埃政府不可（哄笑。）

在另外一派，即在右派，他們仍然反覆申述着『農民之個人經營將長時期的繼續成爲我們的糧食供給之主要來源』這一主題，所以認爲反富農的進擊必須穩重其事。正如你們所知道，個人的農民並未如右翼偏向主義者所看穿的那樣，他們在一九二九年便已經變成大衆歸併於集體農場之中。我們全都充分的知道這種經過的情形，所以我不再繼

續論及這一點。

那顯著的事實，乃是關於整個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底展望，『左翼』和右翼的反對派所發表的意見。關於這一點，是很能復蘇諸君的記憶的。

由托羅茨基主義者之反對的命題便發展了這種懦怯的思想，即『二重權力之萌芽』（傍點依原文）足以具體表現普羅列塔利亞迭克推多之威脅。托羅茨基主義者對我們的黨陷於特爾密多（*Thermidors*，法國共和政曆之第十一月）即陷於革命之瓦解的困難，已為衆所周知的事實。從聯系到第一次五年計劃底完成和第二次五年計劃所表現的問題之事實中，便可以判斷此種預言所得的結果。

在同時，右翼用以下的愁慘發表意見：『困難的是，整個的我們的建設工作，這一切的工廠與機械設施，馬上就可以落於白衛軍之手。』也許還有一些愚蠢的白衛軍，在這時會發生了他們的希望。他們隨後所感受的失望，會是多麼的利害。在本質上，它真是托羅茨基主義者之特爾密多的思想的重演，不過用的是另一種形式吧了。左翼甚至毫不畏怯地非

難着黨爲『農民之軍閥封建的剝削，』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因此便反覆申述着米留河夫及其同類人底誹謗，以對抗着列寧主義的黨。

以上從托羅茨基主義及右翼底記錄與演說中所引下來的文章，包含着他們的政治的綱領底最顯著的分子。這些綱領之破產是非常顯然的，我們只要笑謔他們，便可現在答覆他們當時的聲明；尤其是在當時，黨已接觸了一種反對『左翼』與右翼兩方面之機會主義者的激烈的鬭爭。

黨已成功地發展着社會主義建設，並不顧資本主義分子底反對急速地前進的時候，卻會有許多團體，那有時甚至於還是重要的團體，在鬭爭中既不吝惜他們的言語，也不吝惜他們的名譽，對黨作反對的鬭爭這事實，我們怎樣去解釋呢？

其實，事實是非常明白的，那是因爲社會主義已經在當時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並已勝利地逐出資本主義最後的殘餘，那反映着小布爾喬亞分子之動搖的感情表現成爲反對派傾向之殘跡。那些反對派的傾向，不論『左翼』或是右翼的，都反映着以顯明的理由與

黨底政策對抗的布爾喬亞分子底壓力，並且經過這些理由，以他們的氣分之獨特的反映，以這些分子瀰漫我們的黨。

當黨已勝利地從都市之最後的隱藏所——從商業與小工業底統治中逐出私人資本的時候，在那些年間，顯然地，發生了由托羅茨基領頭反對黨底政策的一種反對派，這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呢？為隱藏他們的布爾喬亞的傾向，托羅茨基和他的一派人，借助着『左傾』的空談和『漂亮』的姿勢，作出簡潔的配合。還有一些政治頭腦簡單的人，雖然他們靠近黨站着，都被引誘入這種陷阱中了。但是，托羅茨基綱領底本質，是他不信任在一定的環境中，勞動階級克服資本主義分子之勝利底可能性，是他不信任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這樣，便逼着托羅茨基主義者，在布爾喬亞面前，實際的表示投降。他們不過是在商業等中資本主義分子之代辯者，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中間，他們就很快地消失了。

當我們開始反富農——資本主義在農村中最後的支柱——的進擊的這一階段中，

右翼新反對派顯然就要擡起頭來，這是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呢？

事實告訴我們，這一反對派主要地是我們的農村中沒落的布爾喬亞與富農的報喪鐘之特殊的表現。在同時，富農和他們的布爾喬亞知識分子聯合舉行的抵抗，特別是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中間是很偉大的，在當時我們黨中有一部分優秀的分子，都使他們自己位於右翼反對派底首席。

關於領導反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的鬭爭之結果，可以從實際生活中整個的搜集攏來。托羅茨基主義已成為布爾喬亞反革命底前衛；它已取得在反對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鬭爭中，布爾喬亞思想底鴿母底任務。右翼機會主義，布爾喬亞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影響之最彰明較著的表現，已成為提供我們的階級敵人之『意識形態的寶庫』的主要的路徑。黨已將此兩種反列寧主義的偏向暴露了，並給以一種明白的界限，即不論支持托羅茨基主義者或右翼機會主義者的見解，都是與我們的黨底黨員資格不相容的。

在反列寧主義傾向的這一鬭爭中，黨已變得更堅實，而且從高度升起，爬到另一個階

梯。這構成着一個爲我們更遠的成功之決定的必要條件。



## 二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目標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目標，在以下主題中是如此規定的：

「國家之巨大天然財富，社會主義建設之布爾雪維克的定率，勞動者與集體農民大眾之增大的活動性，及黨底正確的方針，充分地保證着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經濟底生產力之顯著的發展，將奉爲完全肅清蘇聯中資本主義分子底基礎。

「會議主張，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的政治任務，乃是資本主義分子及一般的階級之最終的清算；完全摧毀那足以引起階級差異與榨取的原因；要克服在經濟中的及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底殘存物；把全國整個勞動者人口轉變爲一種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積極建設者。

『清算寄生階級分子，而勤勞者全部自由處理國民收入，於是收入一般增加，在這種基礎上，勞動者與農民大眾必獲得極多極迅速之生活改善。會議認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期，比起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時期，包括糧食生產的主要消費品底數量，至少增多兩三倍，供給住民。』

從這主題所引用的以上幾節，充分地說明了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政治目標。我僅就包含於以上幾段中最基本的要點，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且討論到階級及階級鬭爭底問題。這主題說明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基本的政治任務，乃是『資本主義分子與一般階級之最後的清算』和『把全國勤勞住民全數轉變成爲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意識的積極建設者。』

上面所引用的話，表現着那聯繫到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原理之基本要素。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就是取消階級的意思，社會主義就是建設無階級的社會的意思。所以，上面所引的話，便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底任務。

取消階級底任務，曾否正確地提起呢？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清算階級所規定的任務，有無實行的可能呢？我覺得，這任務不僅是正確地提起，不僅是能夠實行，而且是爲了第二次五年計劃底任務之唯一的正確的政治基礎，而且是從黨底政策和馬克思主義底教訓產生出來的。

這時候，要考察的主要問題，是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可以使自己負起最後清算資本主義分子底任務，到什麼一種程度。這便是整個問題底核心。

我們只有從階級底立場來觀察這問題，我們才能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具體地表現它，並護得爲一個布爾雪維克不可爭辯的答覆。

我們試考察這主要的問題。

黨所採用的一九三二年國民經濟計劃，預料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非人企業的生產，將佔不到蘇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其次要考察另一事實，即全國農民經營，已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集體化了，又由黨規定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間，完成農業集體化底

任務，將根本地實現，這事是無可疑議的。這就是說，已經在後來的兩年間，農村中資本主義分子底主要部分，要在完全的集體化底基礎上清算。最後，在大工業之中，資本主義分子既已長久絕滅，而在小工業及商業中，它們的任務也很快地衰微了。因此，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黨能夠而且應該負起資本主義分子之最後清算的任務，這事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人家告訴我們：諸君，你們已說明了資本主義分子最後的清算，但是一般階級的清算是怎樣的呢？不過像這樣提出問題，是具現了足以發生大混亂的內在矛盾。

我們全都知道，社會主義底基本任務，便是資本主義底取消，換句話說，即階級底取消，亦即人與人之間剝削底取消。所以，除了資本主義分子底全部清算以外，它的任務還包含着榨取者階級底取消，使世間沒有榨取者和被榨取者。

這主題指出『完全消滅足以發生階級差異與榨取制度的原因』的必要。這要採取什麼形式呢？我們布爾雪維克充分知道它必須採取何種形式，因為布爾雪維克已完成了一種社會主義的革命，首先把國家，生產手段，即土地工廠，作坊等移交大眾支配。人類榨取

的基礎，便是一方面少數人支配這些生產手段，而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卻缺乏着它。這樣便把人民分成若干階級，於是便產生了剝削。我們知道，關於大工業與土地，生產手段國有化底過程，已老早完成了。這一過程仍在繼續，而且至資本主義分子之最後清算時，在其他各國民經濟部門中，都能充分完成這種過程。這樣我們才能肅清那足以產生階級差異與榨取的原因。

以上說得很明白，資本主義分子底完全清算，和階級差異原因之全部消滅，也包含着一般階級底清算。如果這兒沒有資本主義的分子，即沒有榨取者，而且如果階級差異底源泉斷絕的話，那還有什麼遺下的階級呢？沒有，的確沒有。因為，第二次五年計劃一旦負起資本主義分子之完全清算的任務，它便不可避免地要負起一般階級清算底任務。

不消說，因為我們必須克服富農與一般布爾喬亞分子所準備反抗之絕望的企圖，要清算資本主義分子，便有許多驚人的困難點。階級鬭爭不僅是不會終止，而且在某部分領域和某個時期，它可以更形尖銳化，而且必會更形尖銳化。資本主義分子底完全清算，只有

充分實行布爾雪維克的一般進擊政策，才有可能。這政策，足以克服一切的困難，並使勞動階級聯合廣大的農民大眾，作反抗富農及一切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分子的鬭爭。

對於說明階級清算底問題，還有許多公式的思想。這樣的公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及它的進化理論，並無絲毫相通之處。這樣公式化的觀念，只徒引起混亂和嚴重的錯誤。

所以，階級清算底問題，必須更詳細充分的討論。

我們且先討論勞動者階級底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明白，勞動階級自從取得政權，並獲得一切生產手段底支配權，即大工業，土地，運輸等的支配權以後，它已中止了普羅列塔利亞的意義，普羅一字，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才應當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羅列塔利亞，生產手段所有權已被掠奪，所以，便被布爾喬亞的榨取鎖練縛住。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普羅列塔利亞底條件，是社會被壓迫被榨取階級的條件。和布爾喬亞政權崩潰及生產手段充公同時，勞動者階級便成爲國家政權之統治者。從那時起，勞動階級便開始清算資本主義分子，並爲清算一般階

級之先導。

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國家底勞動者階級，在世界上獲得了最偉大的歷史的空前勝利。自那時以來，蘇聯底勞動者階級不只是從資本主義底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而且變成了新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之支配階級。普羅列塔利亞底歷史任務，不僅是做了布爾喬亞社會底墳墓挖掘者，而且也做了新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者。由是，由勞動階級所創造的國家，在它的勝利之後，便由普羅列塔利亞用來清算資本主義分子，同時清算一般階級。當資本主義分子被驅逐的時候，社會中階級隔閡底根柢便鏟除了，其結果，乃為一切階級，以至於勞動者階級自身之清算，開闢途徑。我國底勞動階級已經遙遙旅行到資本主義分子之清算的路程。當資本主義分子清算問題及一般階級之清算問題已發展到最高限度時，第二屆五年計劃將踏過這個階段。

為遂行清算階級底任務，我國底勞動階級正在完成一種特殊任務，這一國家底勞動者階級為支配階級，在指揮着整個的社會主義建設，包含着資本主義分子底清算，及社會

主義基礎上小農經濟底改造。更進者，在這種鬭爭與社會主義建設底過程中，勞動階級本身，更重行教育了自己。它鼓動許多意識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從它的隊伍中跑出來，習慣於反資本主義分子的鬭爭，克服它自己乃至整個勤勞大眾中之布爾喬亞及小布爾喬亞的氣分。

上文既已論及了農村中之資本主義分子，現在且讓我們談及我們的農民，更正確地說，談及農民勤勞大眾。

自十月革命之後，曾引起農民環境之根本變化，這點是不能忽視的。這點特別是首先聯繫到集體農場農民。

雖然勤勞農民踏上澈底集體化的道路，只不過兩年半之久，但我們卻能明白看到，他們的確踏上了社會主義之途徑。在勞動階級指導之下的反富農鬭爭中，廣大的集體農場農民羣衆——已經有幾百萬以上的人數——在密集的队伍中，與社會主義建設者並肩地聯合作戰。

不用說，他們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情況，是決不會忘記的。他們不能忘記，在布爾喬亞與地主的支配之下，已身受着怎樣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如何受着鄉下警察和沙皇官吏的虐待和鞭笞，如何沈浸於無知之中，常常發覺到自己的命運，全在正教派牧師們和其他『神父們』的手中。農民以自己底饑餓，與資本主義下失業者底貧困比較，而又知道沒有改善境遇的辦法，不禁就迷戀他們的小財產，這樣便發展了小有產者頑固的心理習慣。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期間，因以集體主義與高度發展的機械技術爲基礎，重建經濟農村中全體勞苦大眾，將捲入社會主義建設之中。這是不能順利進行的，或以那種惰性，也必不能進行。這必先經過一種反農村資本主義底殘渣的酷烈鬭爭，經過集體農場之有組織的與經濟的強化鬭爭，最後還須改造昨日底小有產者，改造今後之集體農場農民，使成爲意識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才能前進。

在農民大眾之間，仍然存在着小布爾喬亞的動搖。在某個瞬間，某個領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此種動搖，特別在我們的活動性弱，和富農及布爾喬亞分子活躍的地方，可以感覺

得到。

我們毋須什麼證明，便可以指出，現在的集體農場農民不會——在以後幾年中間大多數農民不會——和革命前的個人農民有絲毫相似處。在革命期間，特別是在農村中，大眾集體化急速發展的幾年中，在農民中間已發現深刻的變化，今日的農民和舊日農民相較，已表現為一澈底不同樣的人物。農村勞苦者從一個無知，落後，受威脅的農奴，已一變而為一個積極的建設者，為集體農場的農民了。在這樣的根據上，農村中社會主義之積極意識的建設者底隊伍，已很迅速地增大，使我們可以確料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全數的農民勤勞大眾，將組織於集體農場之中。這就是說，幾世紀以來，在農村中勢力牢固的小有產制度，必歸消滅了。

農村中資本主義分子之完全的清算，便是澈底的集體化工作底完成。這只有用一種反富農的無情鬭爭，對集體農民大眾，重行加以社會主義的教育，使集體農村中之普羅列塔利亞的規律，漸漸強化，並在這些農場中急速改善勞動者組織的鬭爭，才可以完成。在康

敏主義黨領導之下的此種鬭爭的組織，是我們在農村中的主要任務。在這旗幟之下，成功的鬭爭之結果，不只是資本主義分子底清算，而且也是農村中小有產制度底清算。這話就是說，我們已面對着清算資本主義分子及一般階級底問題。

在這一國家的產業勞動者與集體農民大眾，已構成社會主義底積極建設者底隊伍。資本主義分子與一般階級之完全清算底任務，以及把國家之整個勤勞住民，轉變為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積極建設者的任務，的確是相等的。這一任務（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創造無階級之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必成爲一種實踐的問題。它產生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得到的成功，及第二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建設底任務。

現在請論及國家問題。

國家問題，在我們的主題中，並沒有特殊地論到過。原因是不說自明的。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負起取消階級底任務之時，提起消滅國家的問題，未免時機過早。實際恰相反，蓋在現階段上，我們的問題，反在強化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並強化國家的

權力。

這是由我們面前的任務而生的。所指任務即清算資本主義分子，並破壞布爾喬亞分子方面反對勞動者階級統治的一切反革命陰謀，也由於另一任務，即一，勤勞農民大眾，以及都市與農村整個的勤勞大眾在一個新基礎上，重建他們的生活，設立偉大的組織和教育事業。

不用說，我們已久被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所以在普羅列塔利亞迭克推多的鐵腕中，要有須臾和緩，會是最惡劣的一種機會主義。從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極度尖銳化的矛盾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結論，便是要用各種的方法，強化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不僅是因為要對付國內的階級敵人，而且也是對付帝國主義之敵對力量，更得增大它的權力。

這一問題，乃至於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一切基本問題之最優秀的說明，在列寧的大著國家與革命中，可以找到。這本書，和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這問題的著作一起，便給

與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之基本問題，特別使我們得一關鍵，以理解第二次五年計劃。

我們已經踏入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至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亦決不會完全成熟。對於這種社會初步階段之特殊形態，列寧有非常詳細的解釋。社會主義這一階段之顯著特徵，便是在所謂『布爾喬亞權利』底形態中暫時保存布爾喬亞國家底殘滓。

以下便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

『平等的權利（馬克思說）我們的確在這裏得到；不過那還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權利」，它像每種權利一樣，先有不平等的前提。各種權利，把同等的尺度應用到不同的人們。事實上，人既不同，也不平等；所以，「平等權利」乃是破壞平等，也是一種不公平。』

『事實上，各個人都做了同等的社會勞動（照以上的演繹）每人都應平等享受社會生產物。雖然如此，每個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某人身體強壯，而別人身體弱；某人結過婚，別人沒結婚。某人有許多兒子，別人卻很少，諸如此例都是。』

『平等的勞動（馬克思說）因此便有公共消費生產品之平均享受，而在實際上，某

人會比別人所得者多，覺得自己更富些等等。要避免這一切的弊病，平等的「權利」必須以不平等的權利代之。

「因此，社會主義底第一階段，仍然不能產生正義與平等；財富中之差異，不公平之差異仍然存在，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榨取，將成爲不可能，因爲佔有私有財產，生產手段，工廠，機器，土地等，是不可能的了。當猛烈撕碎拉薩勒的小布爾喬亞，一般胡亂論及「平等」與「正義」時，馬克思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路線，首先必須摧毀生產手段爲私人所有的「不公平。」按照「勞動應得」（不是按照需要）的消費生產品分配，所構成的另一種不公平，則是不能立刻破壞的。」

列寧另外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分子及一般階級之清算以後，國家還是在較長時期底進展中才逐漸死滅的。

「一直到沒有資本家，沒有任何階級，更沒有要壓迫階級的時候，國家才會消滅。但此時國家還不能完全死滅，因爲這裏仍然留有視實際不平等爲正當的「布爾喬亞權利」

底保護。爲了國家完全的死滅，完全的社會主義是必要的。」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後，國家底任務，列寧引恩格斯的話，解釋道：「公社決不是正真的國家。」列寧又說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是『準國家』的意思，即和布爾喬亞的國家根本不同。布爾喬亞的國家，是少數（榨取者）支配大多數（被榨取者）。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便是勞動階級統治之組織，是普羅列塔利亞民主制底發展的組織，即都市與農村勤勞大衆，積極參與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

在列寧與馬克思底話語中，特別注重在布爾喬亞統治崩潰之後，社會上不平等的存在。

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一任務，是使人與人之間的榨取成爲不可能，即取消生產手段底私有財產制度。但是社會上的不平等，必固持很久，因爲同一標準應用於不同的人們，人們卻是不平等，而且決不位於全然同一的狀態。此種不平等，決不能完全立時鏟除。若在仍『按照勞動應得』（並非按照個人的需要）商品而分配，在所謂『布爾喬亞的權利』

期間，社會的不平等是不能消滅的。國家仍然要『保護』視實際不平等爲正當的『布爾喬亞權利。』

但是，在普羅列塔利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之間的基本差異，是在普羅列塔利亞迭克推多之下，『權利』是保護大多數勤勞者底利益，並以壓迫敵對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分子爲目的。所以，整個勞動階級與勤勞大衆，在現階段上，當前的任務，即在強化普羅列塔利亞迭克推多，團結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權力。這是唯一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上，才可以實行清算資本主義分子，與一般階級，國家必逐漸死滅，而在此發展過程中，建設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讓我們轉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大致規定的都市與農村間關係問題。

但首先，我要引用恩格斯關於這問題在住宅問題中的意見：

『要變革現代布爾喬亞的社會，而仍然保留着這樣的農民，簡直是純粹的烏托邦思想。只有住民在全國盡可能的平均分配，只有使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密切關連，並結合着

交通手段之必要擴張——在取消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前提上——才能把農村住民，從幾千年來幾乎沒有改變的醉生夢死的孤立與無知生活中，解救出來。』

如前上述，我們就可以演繹出以下的結論，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任務底完成，即指一種創造，要『完全消滅都市與農村之對立。』

但是，這時討論到消滅此種對立方法的問題，是重要的。在一方面，這要依賴那正在集體農場底新基礎上，再建設着的農村（在現階段，卻是阿特爾的形式。）

\*Arbols，係與公社不同的合作農場——譯者。

現在，我們必須特殊討論到農業社會主義建設所取的路徑。此種再建設，是在集體化底基礎上進行着的。集體農場係各種合作組織底一種，一種合作之最高形式，即社會主義生產形式。

集體農場與國營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區別，是有偉大的政治的和實踐的意義。阿特爾形式集體農場底合作的基礎，自發參加底原理，與集體農場新的高度的技術基礎，在國

家的輔助與指導之下，在最大限度中，使農民大眾經集體農場本身發展之各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較為容易。這是列寧寫出有名的合作計劃之成果。

一九三一年蘇維埃第六次大會，着重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之間的差異。大會特別指出，『國家農場，係國家全權所有者底國營企業。』同時又指出，『集體農場底所有者，乃是集體農場的農民。』此種差異是很明瞭的。黨着重此種差異，藉以防絕混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為一的誤會，這種誤會，你們誰也知道，在許多情形中，已發生多次。在決議中，對於集體農場底合作性和農民所遵循的到社會主義之特殊路徑，已更形加以着重了。

在勞動者階級所取的社會主義路徑，與農民所取的路徑之間，顯然有一種特質的差異。由於兩階級地位之特殊條件，即使在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之最高形態中，勞動者階級都是領導着農民向前進的。農民勤勞大眾，由於他們過去的特殊條件，不得不踏過許多附加的過渡時期，踏過較久的階段，向着無階級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路徑前進。產業勞動者與集體農場農民，全都是社會主義底建設者。產業勞動者與農民大眾，在第二次五

年計劃期間，全都要很快的變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積極意識的建設者。他們所追隨的社會主義進化路徑之差異，當最後勞動者與農民之間的一切界限已經完全消滅時候，不但不會阻礙，且相反地保證了社會主義之最後的勝利。

但是，社會主義底建設，意指將在第二次整期間，在各種現象和各個領域裏的階級鬭爭，仍會存續，甚至有時會愈益尖銳化。這可以應用到資本主義分子已被根本清算的都市中，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應用到資本主義分子還沒有完全被清算的農村中。

以上關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原理的話，與改善勞農者與農民大眾底物質生活條件的問題，是不能分開的。

寄生階級分子底清算和國民經濟之成長，及專為充分增大勞動者利益之國民經濟底蓄積，可以保證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大眾之物質與文化生活條件，必能急速改善。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指令，正是集中注意到這些問題。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任務，對於重工業品與農業生產品，現在的供給之水準，至少要使

之增高兩三倍。要在五年中間完成這樣巨大的任務，不僅是超過了任何布爾喬亞國家底能力，而且證明超過我們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的能力。只有在現在，於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五年計劃，已勝利地前進，第一次五年計劃已漸漸實現——以這許多事實為基礎才能提起這問題，才能另外提出第二次五年計劃，對於勤勞住民的生活條件，加以決定的改善。

史大林同志，談起勞動大眾享受更圓滿生活條件之正當願望，滿足他們成長的需要之願望，確已觸到目前切迫的需要。黨確實保證，在第二次的五年中間，都市與農村之勞動者底物質生活條件，必能有兩三倍的改善，這問題必能得一圓滿的解決。

住宅狀態之改善與都市經濟之向上，是特別重要的。關於這一點的指令，雖無詳細的計劃，但已謹遵着此主題之整個政治目標。已經開始的住宅建設，及都市經濟之發展，必須成爲特別是爲勞動者階級的住宅狀態與生活狀態之本質的改善底出發點。

尤其是，都市勞動者物質生活條件之本質的改善問題，已放進黨底議事日程上了。這是一種切迫的任務。關於這方面，我們達到巨大成功之可能性已經存在，在第二次五年計

劃期間，這些任務要在最大規模的範圍內實現。

我們關於這方面的富源，還沒有汲盡的時候，而我們的新富源，又日日增加。決定組織輕工業人民委員會改組供給人民委員會，變為食糧品產業委員會，乃因需使全國富源天產總動員，以滿足大眾對於物質及文化與日俱增的需要，而更感到切迫。

商品流通之發展，蘇聯商業之發展，特別是小販商業之發展問題，不僅是為明年，即在此刻也有特別的重要性，特別的緊急性。沒有百貨商店網之建設——現在私人投機商業的收縮以至繼續減少——決不能滿足勞動者與農民大眾之增大的需要。

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列寧宣佈黨底最重要的標語，便是『學做生意。』這一標語底實現，在當時提高國民經濟，使農村中之普羅列塔利亞的領導權加強，改善住民給養當然是有偉大的意義的。即使在今日，在新的條件之下，並有新內容的今日，這標語仍有急切的意義。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不僅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基礎上，即農村之個人農

民，和一部分的富農，也能發展商業。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商業的發展，必然有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分子底復活。由此康敏主義者，爲要打敗在這領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而着重『學做生意』的標語，也是必要的。這一任務已根本地實行了。

自此以後，情勢已根本變化。在現在的情形之下，商業發展底基礎，首先便是竭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其次便是已經支配着農村的農業之社會主義形態——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

這便是說，以蘇維埃方式爲商品流通發展底基礎，已顯著地加強了；因此，現在要使農村中普羅列塔利亞領導權加強，更有有利的條件存在。現在我們可以更多的工業品及農業生產品，供給大衆。此處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蘇聯商業之發展，尤其是小商業之發展，是唯一的基礎。在這基礎上，要驅逐糧食商品及其他商品，對於我們是可能的了。不管有許多的不利（濫費，官僚主義，官僚習氣等），我們仍不得不暫時採用此種制度。但尤其積極的，我們正在擴張並改善蘇聯商業建設，主要的是小商業網，我們能够急速的取消糧食商品。

當我們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以急速增大的稅例，着手改善勞動者與農民大眾之幸福時，同時對於『社會主義意即消費品生產』的主張，我們必須加以排斥。此種公式之爲片面，爲根本誤謬，是瞭然的。根本上，這種錯誤，類似以『自己全數勞動生產物給與一個勞動者』的拉薩勒派原理，馬克斯於此，已痛加駁斥。實際上，此種原理是不能實行的，其主要的錯誤，是因爲勞動者從沒有否認要把他勞動的生產物的一部分，提供國家之一般需要及預備金創設等。

只從消費觀點來研究社會主義，是心地窄狹的人，而且不按照社會主義國家底利益，更不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論。大眾消費要求之充分改善，是和寄生階級分子之絕滅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要把消費問題和生產增大和工業化政策之執行分開，這種企圖——必然地，從首先的重工業發展，生產手段生產底問題分開，導入誤謬的結論。在我們的主題中，基本的政治問題，是和勞動者與農民大眾之物質條件之急速改善問題相聯繫的。

我在上面已經引用了決議的節錄，它表示着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政治的基本問題之

特徵。在這裏也得提出，我們的面前有着克·服·在·經·濟·及·人·們·意·識·之·中·的·資·本·主·義·底·殘·滓·問題。由這種關係，人們會問出稀寄的問題：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殘餘，會有怎樣的情形呢？（臺下作哄笑聲）

形式主義與學者的理論，對於此種討論只有害無益，乃是自明之理。不過，這也可以充分理解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之間對立的基本問題，可以充分把握這主題所放下的線索。正如諸君所知，在這主題中，並沒有論到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間對立的消滅。這與第二次五年計劃有關係的問題，報紙上雖有提出的企圖，但卻沒有意識地論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在這主題中，來提出這問題，是太早而太無益，因為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間對立的消滅，必需一個比一兩個五年計劃還更久的時期。

十月革命對於此種對立的消滅，作了很好的初步工作。一般的教育，便是關於這方面的根本方策之一。對於都市與農村的每個勞動者，敞開初級高級教育之門戶，在農村中，技術幹部及科學幹部，又非常急速地增大，這已指出我們為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間對立的

消滅之鬭爭，在創造着物質與文化的前提。雖然我們深信，使第二次五年計劃負起消滅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間對立底任務，仍然爲時過早，並和客觀條件不一致。

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分子與一般階級之完全清算底任務之實現，同時使勞動者之幸福繼續向上更急速的實現，必然是和克服經濟及人民意識中之資本主義殘餘問題聯繫着的。不用說，這些殘餘決不能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中一下子清算乾淨。但是，在這期間，克服在經濟及人民意識中之資本主義殘餘底鬭爭，必須展開到與黨底基本政治問題相照應的全線。

最後，我要論到吾黨及反機會主義的鬭爭。

我們的黨，勞動者階級底黨，已經領導着蘇聯的勞動者，節節走向勝利。我們的黨，不惟在數量上，卽在它與勞動階級及農村勤勞大衆的關係上，年年增大；我們的黨，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之經驗蓄積中，及整個的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鬭爭中，逐漸增大的；我們的黨，是意識形態地增大，並已習慣於爲一般列寧主義政策而奮鬥，反對一切反列寧主義的曲解與

偏向。凡此一切，爲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期間，在資本主義分子及一般階級底最後清算底期間，我們的黨，實行列寧主義政策，努力鬪爭，以暴露並克服各種機會主義的動搖，必遇許多非常複雜的問題。

資本主義分子之清算，是和激化各種領域中的階級鬪爭同時進行的。布爾喬亞的影響，不只是現在和將來繼續浸入集體農場，同時還浸入工廠與作坊。階級敵人是有它的經紀人的，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各種各色的部門中，在黨的自身中，都要長時繼續有它的經紀人。我們沒有失業者的事實，不只是表示勞動者工作底保證，同時也指敵對階級分子，要浸入我們的工廠與機關中，用他們的反革命陰謀，用破壞的活動，用在各個集體農場勞動者團體中間的富農的宣傳等方法，屢次企圖損害我們布爾雪維克的工作。

國家機構之強化與成長與社會主義工業之成長相聯繫者，特別與農村社會主義形態之激增相聯繫者，其結果不只是引起那獻身於我們國家機關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勞

動者階級分子之流入，同時也引起那至少在部分表明仇視我們的布爾喬亞分子的氾濫加入。

社會主義底建設，繼續包含着幾百萬還不曾脫去小布爾喬亞殘餘的新勞動者，這是不得不使我們黨底工作底各個部門明白的。最後，黨所徵收的大多數新分子，都還不曾受布爾雪維克意識的鍛鍊，他們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屈服於別個階級的影響之下。

由此可以證明，對於機會主義，其施於普羅列塔利亞與勤勞者身上的布爾喬亞之影響所施鬪爭，必然得到我黨極大注意。因為基本的問題，便是資本主義分子之完全清算，右翼危險，對於我們的黨，仍然是主要的機會主義的危險。黨反對右翼機會主義的鬪爭史，已充分地表示着，在資本主義分子清算底鬪爭充分展開的現階段中，右翼機會主義者，正代表階級敵人之最危險的武器。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關於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結論。我們的主要任務，將是對於那班企圖阻止布爾雪維克發展步調，並妨害黨清算對資本主義分子之右翼機會主義者，給以致死的打擊。

這並不是說，反機會主義的鬭爭，只能局限到反右翼危險的鬭爭。從黨在以往的反機會主義鬭爭中，所獲得的經驗出發，可以確信，黨爲反對『極端主義者』和『左翼主義者』而指揮的最嚴重的突擊，其發生時，就會到來。這是反機會主義鬭爭的兩條戰線；事件底進行，使反現階段主要危險的右翼機會主義的鬭爭，愈形嚴緊時，才從黨底整個政策中產生出來。

這便是我他們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的鬭爭，爲社會主義建設底鬭爭之政治的前提。  
(臺下高聲喝采。)

### 三 技術的改造與布爾雪維克的步調

現在我要提出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經濟建設底問題。

即令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初，我們便已從復興期轉移到改造期，即國民經濟之一般技術改造的時期。在這方面，現在不同的經濟部門中，我們已實現了各程度的成功。

我們全都知道，在過去的幾年間，已成功地改造了許多重要產業部門。新的大工業建設和有最新技術裝置的新建設企業，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之有長足的進步，亦為衆所周知的事實。

大家尤其知道，農業上面實現着一種規則的技術的革命。這種革命，還只是一種開始。但是，最重要的事實，即現在我們已有自己的工業基礎，以發展我們一國民經濟之布

爾雪維克的改造。在我們所實行的重工業之高度水準底基礎上，我們現在能够在充分的程度上，負起與社會主義之基本利益相一致的這種任務，並使這任務成爲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的任務。

從這觀點出發，這主題把第二次五年計劃之經濟的目標，規定如下：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根本的和決定的經濟任務，便是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底改造，創造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最新式的技術基礎。』

此外：

『國民經濟技術的改造之主要者，惟蘇維埃機械製作工業所進行的一部。』

『在工業與運輸底廣泛電力化底基礎上，創造新電力基礎，以及電力逐漸的應用於農業上，都是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這樣才是我們對於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之經濟建設的目標。

關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之經濟任務底範圍，再加上幾句話，當不致不合宜。

這許多任務的範圍，可以所投資本的大小而定。正因為還不會決定它們的規模，而且我們只有簡短的筆記，所以我們只能大致談到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經濟任務底範圍。第二次五年計劃大致投資數額，預定爲一千四百億到一千五百億盧布。

與第一次五年計劃比較，這數目表示一種巨大的增加，約增加一倍半。在實際上確不能超過這個數目。

關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技術改造之指導的要素，現在再談幾句。

從以上主題的引文，十分正確地指出，蘇維埃機械製作工業，將要實行這指導的任務。但是，我們知道有幾位同志不滿意這種規定。他們以爲，所着重，只在國民經濟技術改造中，指導原理之電氣化一點，才是必要的。實際上，在所獲得的條件之下，關於電氣化之任務的問題，若依列寧之真意看來，這實是片面的狹義的曲解。我參考了列寧對於這問題的許多意見，將更仔細地討論到這個問題。

爲正確理解列寧對於我們的經濟技術改造底任務，及正在實施着的電氣化之任務

底意見，最好別機械地參考列寧的意見，而要研究事實，充分地分析列寧關於這問題的態度。在這樣的聯繫中，讓我從列寧寫的記錄，爲諸君舉出兩個例子。

首先，讓我引用在一九二一年舉行的康敏國際第三次大會中，列寧對於這問題的論見。在題名爲『社會主義之物質的基礎與俄羅斯電氣化底計劃』的一章裏面，列寧對於這些問題說道：

『社會主義之唯一可能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能够改造農業的大機械工業。但我們不能使自己受這一般原則的約束。它應該具體化。所謂大機械工業，提高到近代技術水準，並能改組農業，就是全國電氣化的意思。』

正如你們所看見的，據列寧的意見，社會主義之唯一的物質基礎，便是和全國電氣化不可分開的大機械工外，而不僅是那術語之狹義解釋的電氣化。

讓我再請諸位回憶到列寧在“Better Less but Better”一文中所說的話。他對於國家技術改造底思想，表示得最爲明白。他在那篇論文中，說道：

『如果我們把握到勞動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我們就能十分節省工業中的經濟，爲發展我們的大工業，爲發展電氣化，水力發電所（Hydropeat）完成烏爾珂府發電所等的費用，也大可以節省。

『在這點上，而且只有這一點，才寄託着我們的願望。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能够用數目字說明，把馬掉換，把農民底瘦馬，合於崩潰的農民國家之用的馬，變成普羅列塔利亞要求着的，必須要求着的馬，即重機器工業，電氣化，烏爾珂府發電所等建設底馬。』

據列寧的意見，所謂改造，即把農民的駑馬改換，變成一匹重機器工業和電氣化底馬。大機械工業與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底電氣化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在此又特別着重。列寧一再側重大機械工業，同時更注重電氣化及水力發電所等之發展。

由此可見，機械工業與電氣化，爲技術改造之最重要的要素，其指導任務之規定，是充分和列寧的見解相一致的。

第一次國家電氣化計劃，不過是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底最初草案。上述的技術改造

問題，與蘇維埃機械製作底任務，已較前更具體地揭示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方案中，且特別規定了，近代電力基礎，在廣泛的電氣化基礎上之意義。從這見地出發，這些規定完全與列寧的見解一致，同時它對於適用於第二次五年計劃時代的事實，給以更具體的形式。由整個不可爭辯的條件規定，逐漸轉移到改造任務之具體現實之評價，是爲必需之一點，我們必須注重。由於幾位同志只顧形式，否認主要的事情，忽視問題之實際內容，所以此點更爲必要。

像這樣極簡單的規定，不但說明一般範圍中之十分具體的思想，而且也說明，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經濟建設之主要分子底相互關係。

我且藉此，首先察看包含於規定中的主要產業部門，其增大的數字究爲如何。

驟看起來是一目了然的，電氣化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確可發展至最高度。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電力生產要增加到六倍。此係根據新電力基礎任務的規定，推算所得。機械工業，在發展速度中，佔着第二位。工業出品，要從二倍增加到三倍半以上。最重要的燃料，

石炭，火油部門，預計將由二倍增加二倍半到三倍光景。最後，大衆日用消費品底生產，較以前產額至少要增加到二倍乃至三倍。

這些關於主要產業部門發展的數字，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其發展底意義與展望，是極其顯明的。

在一般敘述之後，讓我們轉述個別的經濟部門。

一、近代的電力基礎及特殊的電氣化 首先，基本的國家電氣化計劃，迄今怎樣實行？按照國家電氣化計劃，遠距離發電所之能力已經達到一，七五〇，〇〇〇基羅瓦特。這已經完成的數字，指出蘇聯遠距離發電所的能力，在開始的那年，已有一，七一九，〇〇〇基羅瓦特。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國家電氣化計劃，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底第三年完成的。另外還要記得，電氣化計劃，本年度可以保證遠距離發電所底能力增加到兩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電氣化底速率如何呢？

從我們以上所說的看來，顯然的，電力生產幾乎要增加到六倍，即從第一次五年計劃

終結的一百七十億基羅瓦特時間，增加到第二次五年計劃終結，就有一千億之多。此種發展底速度是異常的，比較其他各國發展底速度更可驚。

我們在去年的電力生產，已經達到英國一九二四年的水準。但是在英國，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的電力生產，從一百億增加到一百六十億基羅瓦特的時間。然則蘇聯的情形如何呢？這要靠我們對這問題的答覆，因為為完成一九三二年的綱領，蘇聯要把去年電力生產的一百億基羅瓦特的時間，在本年度提高到一百七十億。換言之，在一年中間，我們要超過英國在世界經濟恐慌以前五年間所完成的數字。

我們試與電力應用發展最高度的美國，作一比較。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中，美國電力生產，比一九三二年初我國的電力生產較大，在以後的五年中間，美國電力生產已提高到一百七十億基羅瓦特時間（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但美國以後還繼續急速地前進。於一九二九年，美國產生了九百零十億基羅瓦特電力時間。這是最高點，由於恐慌的結果，便有某程度的減退。但是，諸君都知道，在

第二次五年計劃終結期，我們預計，最少要產生一千億基羅瓦特的時間，即在電力生產的事業中，實際要和技術最進步的國家並駕齊驅。

諸君當然看見，當我們增加電力發展底速率時，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我們決不會使成績惡劣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預定的計劃而實現。

我們不只是在電氣化底速率中，同時也在我們電力發電所的利用中，享受最大的利益；這是由於我們的工業計劃之指導的結果。不顧我們的技術落後，我們的發電所，較之其他各國，更會充分地利用。所以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我們的發電所的利用速率為百分之三十八，在其他各國則較少：美國為百分之三十四；德國為百分之二十六；英國為百分之二十一；法國竟為百分之十八。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發電所還有幾種大缺陷。這大概是由於以下的事實，即姑無論發電所之利用底高度速率如何，而我國每一基羅瓦特時間的燃料費用，比較其他各國都大。至於在石炭和石油方面，五年計劃底數字，已為大眾所周知。

關於這方面，預定的速率也是巨大的。要實現這任務，也即是說，使我們的近代動力基礎，更行加強。

但是不可不明白的，是這些任務底實現——為蘇聯社會主義巨大建設，創造一種近代動力基礎之任務底實現——必然主要地依存於我們的機械製作工業之發展，直接基於蘇維埃機械製作，尤其是基於電氣的技術。

二、機械製作與金屬業 除了在主題中所規定的機械製作工業之一般發展速度諸位知道的以外，我們將來還要做許多工作，使機械製作工業各部門的任務及可能性，逐一實現。

不只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要研究這些問題，而以技術基礎改造的工作底一切經濟組織，也要研究這些問題。

我們的機器工業在發展方面，已有了非常的速度。工業投資，在過去的五年中，差不多增加了十倍。在一期間的總生產，已經增加到三倍乃至三倍半。人人都知道，在第一次五年

計劃中，機器工業是在三年中完成。

人人也都知道，農業機械製作，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第三年便已超過預計。

第二次五年計劃，關於機器工業發展底速度，及其較現在的限度增加三倍到三倍半的預定草案，只是一種最小限度，而這個預定案在工業方面，不惟要全部實現，且要超過預計，我們還有舉出任何證據的必要麼？

在這規定中，預料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銑鐵生產有二千二百萬噸，並保證可有必要的精鋼產量供給機器工業。

像我們的冶金工業的增加，怎樣加以評價呢？讓我們再把它與其他各國比較。

在過去的五十年間，英國銑鐵生產增加得非常之少。在世界大戰以前，每年的平均生產率，以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計算為根據，約達一千萬噸；但在過去的十年間，銑鐵生產額，總是在六百萬噸上下，即已降低不少。

在戰前的德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銑鐵生產已急劇地增加。由於技術發展的

原因，德國轉瞬間即一變而為第一位資本主義國家，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大戰前德國銑鐵生產增加的速率如何呢？在考察這問題的當中，我們發現到，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五年中間，銑鐵生產增加到二千八百萬噸；在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年中間，增加到二百萬噸；在第二次五年中間有三千五百萬噸；在第三次五年中間有二千九百萬噸。這便是戰前德國冶金工業增加的速率，在那時期德國經歷了一般工業之急速發展。

最後，讓我們考察美國鋼鐵工業發展底速率。我們見到，在那國家中，於十九世紀最後的五年間，銑鐵生產增加到三千四百萬噸，在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年間，增加數為六千九百萬噸；在第二次五年中為五千九百萬噸；在第三次五年中，三千五百萬噸。只有幾在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五年中，美國銑鐵生產，才增加到九千六百萬噸。自此以後，生產額即已大量遞減。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在戰前時期，在任何五年期間，美國銑鐵生產最大限度已增加到六千九百萬噸。不必說，這是異常迅速的增加數。

如果我們以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預定的銑鐵生產，來比較英國、德國及美國鋼鐵工

業底發展，我們就很有權利誇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底優越性。第二次五年計劃銑鐵生產預定二千二百萬底草案，意在五年中間，我們的生產，至少要增加到一千二百萬噸。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目擊到鋼鐵工業這樣發展底速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能有這樣的步調的。只有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才能擔負這樣一種巨大的任務。

同時我們不能不指出，在我們的鋼鐵工業中，工作有很大的缺陷，只有缺陷消滅，才能大大地提高鋼鐵生產。

我們在熔礦爐應用能力底平均速率中，十分發現這樣的缺陷。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熔礦爐比較，證明我們的熔礦爐的生產性，只合美國或德國的百分之七十五。

我們的製鐵業，也證明其勞動生產性之低下。譬如，在美國平均每年每個勞動者，可以熔生鐵一千三百噸，在德國六百二十噸，但是在蘇聯最好的經營，也只有三百噸。冶金工業之重新設備機械改善工作組織，我們一定能在最短的可能的期間，獲得這方面的根本改善。

我不能不提及，在我們的機械製作工場中那種不能容許的金屬浪費。據勞動者農民監察委員會的調查，證明我國浪費底平均百分率，比較德國的百分之二十三，當為百分之五十六。

第二次五年計劃底銑鐵生產草案，意在一種非常巨大的成長。根本上，它可以滿足現在和將來的各個產業部門底需要。不惜犧牲一切，以實現銑鐵生產的預定案，當是我們當前的急務。爲了這目的，爲了製鐵冶金工業及非製鐵冶金工業，我們必須獲得最精良的機械以建設近代技術基礎。

三、運輸郵政與電報 迄今由於技術改造的關係，運輸仍爲最落後的部門。

非常必要的鐵道運輸之急速改善，不只是依賴於它的改造，而且也依賴於現在工作體制之相當進步。在這方面，鐵道運輸還遠離它所必要達到的高度。

鐵道運輸乃至於水路運輸，也必須有改造之偉大新任務。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按照預定的計劃，要敷設自二萬五千基羅米突延長至三萬

基羅米突的新鐵道。與第一次五年計劃比較，這是一種巨量的增大。這對於一切國民經濟底部門，有一種根本的意義。我們不要忘記，運輸構成國民經濟之最主要部門之一。新鐵道建設，將使我們能在最大的限度中，利用我們豐饒的天然富源和未開墾的幅員，並更充分地利用主要工業中心地底內部富源。

迅速採用能率強大之機關車，大貨車，鐵路電氣化；急速採用自動聯結機，自動信號及自動制動機，乃至蒂塞爾機關車；乃是鐵道運輸底改造事件。

其次，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自動車運輸，將以布爾雪維克式的速率開始發展。由以下的事實，就可以明白：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終結，每年便可以產生三〇〇，〇〇〇乃至四〇〇，〇〇〇架自動車。不消說，這決不是否認馬匹及運輸中之應用的全數馬匹。我們必須斷然地克服那般易於輕蔑看待馬匹的人，因為這是一種不能不嚴厲禁止的傲慢態度。

我們的自動車運輸，不過才恰恰開始。在我們廣大的國土中，自動車運輸之前途光明遠大，是不言自明的事。

郵政，電報，及無線電之發展，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也必然要重新放在新的基礎上。我們的交通手段底組織，異常落後，必須趕快克服。因為它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成長，是一種最本質的前提。

所以，為要堅決地改善運輸與交通，我們有加速改造運輸機械製作工業的必要，和改造並發展電氣機械工業，尤其是無線電工業之必要。

四、農業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農業之主要問題，便是穀物收穫的問題。

在過去幾年中間，關於這方面，實際上我們殆無何種進步。穀物收穫，每一單位，只有非常少的增加。現在的機器應用，例如曳引機，打禾機等，正急激地發展，以及化學肥料底應用，使我們必須把解決穀物增收的問題，當作從事農業之中心問題。現在國家與集體農場，採用布爾雪維克式的速率，增收穀物，乃是最好的時機。

這也正是以布爾雪維克式的姿勢，解決旱災鬪爭的問題。一九三一年是旱災的一年，當時使東部數區受影響，使國家歉收了幾億普特的穀物。第二次五年計劃，必須根本執行

反旱災的鬭爭。

爲實現輕工業與食料工業之巨大發展的預定案，收割技術之培植，就有特別的意義。勞動者的物質幸福，必須提高到兩三倍。但是，除非堅決地解決提高棉花，甜菜根，亞麻等收穫底問題，這是不能完成的。

與這相聯繫，我們必須注意化學工業所演役的特殊重要任務。除非這種工業發達，我們決不能使工藝栽培，收穫有必要底增加。但是，在化學工業發展之速率中，我們仍然是非常落後的。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必須絕對地克服這種落後，並必須澈底地研究化學工業基礎部門之主要發展問題。

在以往的幾年中，我們在提高社會主義畜產的事業上，獲得巨大的成果。

國營穀物農場及國營畜產農場，爲農業發展速率之例證，二者在很短的期間，已一變而爲巨大的堅強的組織。不過，如果我們考察國營穀物農場與國營畜產農場兩者聯繫的生產性，就知道二者還是在一種極低的水準上。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提高國家及集體

的畜產農產的發展，爲改善大衆給養之最重要的前提，此點將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將來農業改造之技術基礎，還是在曳引機。在建設及完成的範圍內，所擬定的曳引機生產案，要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一年至少生產一七〇，〇〇〇架曳引機；這事是充分明白的。

但是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農業技術改造水準的電氣化問題，將有一新面目這規定說明，在農業中逐漸利用電力的必要。要判斷電力在那領域中應用的程度，還是不容易的。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終了，除了我們使用的一兆電力的基羅瓦特時間以外，預計還可以有二三十億直接用於農業。除第二次五年計劃農業技術改造的主要要素「曳引機」外，電力在農業中，將演進行一種更大的任務。

技術支配問題，與農業技術改造方面之新任務一致，有極大的重要性。這不只是一要開動或聯結一個曳引機的問題，而且也是在農耕或畜產兩方面利用電力的問題。在農業中，獲得技術，無疑含有熟練農業作業及應用動物學的意思。

完成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的問題，蘇維埃機械製作之巨大發展的問題，以及我們的一般工業問題，其中尤其是我們的電氣工業發展底高度速率問題，使技術幹部極為需要。如果新技術家，技師，農業家及各個領域中的大隊科學家，及我們必須領有的無數熟練勞動者沒有獲得真正的技術，那麼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要完成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底改造，乃是不可能的。就如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技術幹部的問題極重要，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為完成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技術幹部，同樣有充分偉大的意義。

因訓練技術幹部，五年計劃原案，乃必須重要的『修正。』

在過去幾年中間，我們曾實行了，那真可稱做技術教育整個制度之基本的改組。但論到我們的科學技術幹部的性質，我們在各方面仍居於不高的水準，而且有時竟完全陷於低落的水準。

因此，同志史太林的『布爾雪維克必須獲得技術』的標語，是我黨最重要的標語，須實際地成爲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必須完成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時，必須成爲重要的

標語。如果我們對於布爾雪維克的幹部，在獲得世界最進步技術的廣大戰線上，不能決定得到勝利，那麼，我們就不能完成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任務。布爾雪維克也必須領導這方面，並喚起技師技術家之羣，追隨他們。

在我們完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技術改造的條件下，獲得技術之意，即指必須以兩倍的速率，訓練數千熟練勞動者，必須從進步的勞動者中，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勤勞農民中，訓練許多社會主義經濟之新組織者；更指科學的研究所，為必須擴充，以發展全國的科學與技術，同時，全國人民的普通教育，及特殊技術教育之發展，必需採取布爾雪維克式的步調。

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必須在我們的經濟及科學的工作中，逐漸地利用布爾喬亞典型的專門家。就是在現在，這問題也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列寧為着重我國第一次電氣化計劃草案的意義，當時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把沾染着布爾喬亞見解的幾百個技師及代表科學家抓過來，付託他們，使改

造我們的經濟，工業，農業，並引起他們的興趣，從他們那裏攝取多樣性之資料，這完全是一種成功。」

今日的形勢，與當時起草國家電氣化計劃的情勢，當然大不相同。不過招募典型布爾喬亞的專門家，舊學派的專門家，以服務國家的問題，即令在現在，還是一種急切的問題。

尤其是，由許多的例證，外國專門家的工作，在現在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我們所利用的外國技術，仍是較少，若要獲得較多，我們必須常常充分招募外國專門家，以服役於國家。

我們只能對於那班有良心的人們，負責完成這義務的人們，謹表謝忱，同時，我們並積極從事於新企業底組織。熟練地利用這些服役，更支配這些服役，同時並非常熟習於這種工作，乃是康敏主義者應盡的義務。列寧在當時，關於康敏主義底義務，曾說過如下的話：

「一個康敏主義者，如不能聯合並謙遜地指導專門家底工作，把握主要事件之本質，並詳細研究之，就必是一個有害的分子。我們有許多像這樣的康敏主義者，我情願用一打

去換一個有教養而懂得事業的有良心的布爾喬亞專門家。』

有一般康敏主義者，於指導專門家工作方面，於技術方面，於自己所參加的工作之本質方面，不能盡其義務，列寧對之，就加以嚴厲的彈劾。即令在現在，列寧所說的話，都有極大的意義。

我們的科學研究所底任務，聯繫到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基本問題者，我對之願加以注意。我們應希望列寧格勒科學院和莫斯科康敏主義學院，科學研究所及高級工藝學校，乃至於出版機關及工藝雜誌，能够實現一般指令，以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底利益爲前提，換言之，即實現技術與科學改造的任務，以盡力於第二次五年計劃。

科學與技術領域中的純理論工作，也必須極度發展，這是不待言的事。如果我們真正使我們的科學家與技術家和我們的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密切地聯合起來，其結果當會幫助蘇聯科學的發展，並對科學的遠大進步，施以新的推動力，這更是毫無疑義的事實。最後，試論及用來測斷我們的經濟成果底規準。

事實上，我們經濟工作中之主要規準（尺度）一直到現在，都是戰前的水準，在不久以前，我們還把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和它在戰前的地位，作過一種比較。但是在現在，我們卻要逐漸廢棄這種規準。我們極度前進的結果，爲用戰前的水準，來測斷我們的經濟發展，已不能認爲適當的規準，現在我們常常要用一種不同的尺度。

我們試以第二次五年計劃與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任務作一比較。現在試用第一次五年計劃最終年的水準作爲比較的根據，一一論及電力生產之增大，機器工業之擴張等等。現在，這算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的主要規準。

但是，這又決非我們經濟成功之唯一的規準。

我們也以國際規準之偉大意義，以我們的經濟各個部門底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相當的統計數字，作一比較。不消說，在將來，我們不能不繼續應用此種對比。

這使我們記起列寧的標語：『追上並越過技術及經濟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離實現這標語前途，依然很遠。但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這方面，必有長足的進

展。

在主題上曾規定，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蘇聯在技術發展中，可以佔有歐洲的第一位，我們必須承認，這任務是極高度的，而且這種規準，對於我們是極其重要的。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的各方面，我們並不能負起追上並超過技術及經濟發展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底任務。但是，這主題規定，在有幾個經濟部門，我們一定能夠追上並超過技術及經濟發展最進步的國家。國際的規準之應用，有偉大的政治及實際的意義，這也是非常明白的。

不消說，使蘇聯和其他各國比較，往往是困難的，而且不可能。蓋在其他各國，都缺乏適當的數字，諸君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並沒有『國民經濟統計部。』但是在許多場合上，我們不能不應用國際的規準，把蘇聯和技術經濟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作一對比。照着列寧主義的方法，即從實現『追上並超過』的標語的鬭爭爲出發點，這種規準底應用，已有政治的意義，將來也必繼續有巨大的政治意義。

在另一方面，我們一定不要忘记托羅茨基主義者對這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托羅茨基的目標，充分表現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不信任，又在這方面，充分表現一種反布爾雪維克的不同意義。

我要引用托羅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國際康敏黨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中說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一點。

『發展底速率是一種決定的要因，因為我們在世界上並不是孤立的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存在於新聞記者的想像中，及作家的決議書中。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往往直接地或間接地在世界市場之相對的統制之下。這是問題底核心。發展底速率，不是隨意決定的。它要受全世界發展的規定，因為在最終的分析中，世界經濟統制其各個部門，即使那部門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下，而且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也要受其統制。』（傍點依原著）

由此可知，托羅茨基在當時即已偏重我們蘇維埃的經濟，是在世界市場的『統制之

下』的。遠在一九二六年，在托羅茨基的公式中，便有一種基本的差異；純粹用一種門雪維克的方式對於蘇維埃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之間的對比，加以曲解。

在一九二五年，托羅茨基所寫的社會主義抑資本主義，其中有如下的一段：

『越是我們採用國際的勞動分工體系，則我們國內經濟諸要素，如價格與商品性質，越是受世界市場之此種要素支配。』

托羅茨基竟至於說出，我們的商品價格『係依附於世界市場之相當要素』的話來，即明白地指出，當資本主義國家有恐慌的時候，蘇聯的商品價格必至低落。這特別在現階段的情形之下，充分證明其論據底目標，表明其為顯明的荒謬。

最後，在上舉的書中，托羅茨基寫道：

『由於輸出和輸入的激增，所以這形勢便會激變。我們已成爲世界市場之一構成部分，雖然那部分本身處於一種特殊的階級。這意思便是說，世界市場之一般要因，在屈折變化的形態中，必然以各種方法，反映到我們的經濟中。一定的經濟過程，往往極明白地表現

在市場之買賣的手段中。我們正踏入世界市場，同時作爲買主和賣主。因此我們的商業工業，因爲得受世界市場之起伏影響，而達於一種或多或少的程度。

其次他又說：

『我們是不能脫離世界市場之動盪，單獨存在的。我們一切經濟之主要過程，不只是和相應的過程發生關係，而且在多少的程度上，受那包含市場景況之變化的資本主義發展所規定的法則的影響。』

由此可見，即使在早年，托羅茨基即已發展了我們要受資本主義發展之法則影響的思想，那市場浪潮動盪之影響的思想；發展了蘇聯依存於世界市場之『漲落』的思想。

儘管這些規定含有狹滑而奸詐的氣質，但在托羅茨基的著作中，有門雪維克的傾向，遠在當時，就已經充分明白地表示了。他願望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之間原則的對立性消滅，在他的一切文獻中，都大膽地顯示着。托羅茨基認爲我們的經濟，依存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漲落』之上，此種意味深長的預言，在現在理解資本主義國

家的深刻恐慌，而蘇聯經濟的巨大發展之際，聽來特別覺得滑稽和荒謬。

不消說，托羅茨基主義學說的政治意義，是在於他以小布爾喬亞的根性，在帝國主義面前屈服，在於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之頑強的不信任。在他看來，這種勝利是一種無望的病人，像沒有大腿可以站起來的東西。這等等便是現在托羅茨基主義之政治基礎。

得了，讓托羅茨基照顧他的事業吧。我們卻要以堅決信心，對我們的事業底勝利，社會主義的勝利，照顧着我們自己。

#### 四 資本主義世界與第一次五年計劃

蘇聯仍然受着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這意思便是說，在階級對立的兩個世界之間，在立足於兩不相容的原則之上的兩個社會體制——資本主義社會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之間，仍繼續着一種極度激化的戰鬥與競爭。在資本主義世界極度經濟恐慌的現階段，特別顯得明白。

由這種關聯，任何人都能明白，周圍的資本主義世界，因蘇聯而引起變化。

在帝國主義不斷進攻底威脅之下，第一次五年計劃也已經老早實現了。更且，這五年計劃，早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正因為我們有和平的休息期間，才能實現，才能使我們繼續社會主義建設。不顧一切內部的困難，在國內之階級鬭爭愈益尖銳化方面，反資本主義分

子所接觸的鬭爭方面，我們都勝利地動員前進，而且使我們的基本地位愈益鞏固，繼續向前進軍。

在現在，我們外部的敵人帝國主義，對蘇聯敵視的力量，已創造了一種更顯明的危機。一種帝國主義進攻底危機，已大事增長。我們對於這點，必須時時刻刻記住。

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勢，首先因一種最深刻的恐慌，及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底尖銳化，發生了一種特色。同時，那般以進攻別國為手段，以找恐慌的出路，並組織干涉蘇聯運動的人們，正在展開激烈的活動。

帝國主義國家底對外政策，更其變成了公然的侵略形勢。在各國，軍工廠品為命令所逼，加緊工作；各國軍火，迅速地堆積如山，以狂熱的速度，努力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苦大眾底環境，已更其變得惡劣。近代資本主義，已為數千萬勞動者及其家屬，創造了偉大的失業，饑餓與貧困。資本主義國家之農民大眾，更是受恐慌的壓迫，千百萬的人遭受饑餓與貧困。同時對統治階級不滿的種子，已散佈於勞動者大眾的心

中，並長成對資本主義之有力的憎恨。

布爾喬亞的陣營中正發生着什麼事情呢？

政治家與經濟家底狼狽，和無數的資本主義的商號及公共機關地位底無望，使在布爾喬亞的範圍中，便發生了恐慌的情形。昨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人們，並深信他們的權力的人們，正感覺到土地很快地從他們的腳下溜跑了。布爾喬亞的新聞紙，更加墮落，一至於成爲機關報，對於一切基本問題，即使對於整個的機械與技術的問題，都擁護造謠的反動見解。布爾喬亞國家統治階級的面孔，更變成精神與道德墮落的醜容。

對技術進步詆毀的演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在新聞紙上，在無線電播音放送中，已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英國有一位主教，最近公然宣言，要在十年中間，禁止新發明並停止自然科學的進步。

近來布爾喬亞階級底政治家和經濟家，還幾次不吝惜他們的預言，說恐慌消滅，爲期已不遠，立即可以恢復新的經濟繁榮。美國有一家書店，最近出版了一種特殊的書，內收兩

年來各種的預言。此書不僅對於美國布爾喬亞社會底許多名人和統治者，給以一種直接的打擊，而且也是對於這些資本主義的領袖，給以一種可恥的暴露。

最近布爾喬亞新聞欄內，充滿了經濟恐慌前途的預言，全由出色的江湖術士和『千里眼』草就。這些預言，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統治階級之道德與精神狀態之高度特徵。

以下是從『預言』中隨意摘下的幾句，這些都是兩三星期以來，在外國報紙上發表過的。譬如，有一家巴黎的報紙，印了出色的法蘭西女算命家馬丹·菲麗所籌劃的一九三二年預言。據她的意見，恐慌將在明年春天激化，因為在那時期，混亂底主要惡魔水星底勢力，會壓倒土星底勢力。（臺下哄笑聲）

這位女算命家，隨後繼續預言關於波蘭，蘇聯，英國等的事件，請將這些妙句摘引在下面：『在歐洲中部將發生數次革命。』

其次又說，『洪水將氾濫世界。』（臺下哄笑聲）

另外一家巴黎報紙報告我們，除了占星家以外，還有占數家，從事明年的預言。一家倫

敦禮拜新聞，載有一位占數師紋庭·茜格菲麗的豫言，她說蘇俄今年就得命該毀滅。（臺下哄笑聲）她不得不承認她的失敗，不得不否認現在的統治。所以諸君看見，即使這些占數家，也來預言蘇聯的『熱月』（Thermidor）。

她又說：

『最幸福的月季是四月和八月，最幸福的顏色是藍色，最吉的日子是禮拜五！』（臺下哄笑聲）

我禁不住再要從另一家巴黎的日報，摘引一節笨拙的預言：

『有名的愛爾蘭占星師所作的占星，有特別的興味，他對於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的預言，已經人證明絕對應驗。』

（臺下有人叫道：『你別說了吧！』又一陣笑聲。）

『關於世界的恐慌，這位愛爾蘭人正確地預言，在二月二十七日，（臺下又一陣笑聲）

在維克多·囂俄紀念堂的醫藥跳舞會上，這世界恐慌就會消滅。』（臺下笑聲）

這是在近來布爾喬亞和國外的白俄軍新聞紙的胡說霸道。

爲把這情景完全烘托出來，如果不稱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話，它就不得詳細稱讚現代的美國。

有幾家美國的雜誌，闢一專欄，專門收羅一九三一年間各『時代英雄』的照片。登載最多的，是關於芝加哥盜賊團之首領阿爾·加彭的事蹟。歌誦他的功績，他的傳記資料，他的訪問記等等，在世界新聞紙中，佔有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二十二欄的地位。還有五千零五十幀他的照片，刊印在報紙和雜誌上面。美國大總統胡佛，在公衆報紙上，還是處於第二位。然則，在一九三一年，資本主義報紙上佔着這樣多篇幅的，這位大名鼎鼎的『時代英雄』阿爾·加彭究竟是誰呢？從外國的報紙上，便能夠很容易知道。尤其是，更有整部的書，已經寫到他的活動事業。例如，去年在倫敦出版，由帕斯勒執筆的阿爾·加彭論，便有一百一十八頁之浩翰。從這本書，我們讀到以下的話：

『而芝加哥的市長，公然認這位盜賊團底首領阿爾·加彭，這位芝加哥下流社會之

出名人物，爲不帶公文袋的市政府委員，爲顧克剛蒂底市長，甚至較行政長官及其他人物勢力還要大的人物。當湯甫孫爲芝加哥市長時，加彭是第二個主人，他走過市政廳及康蒂住宅時的影子，是漫長而寬大的。』

美國的報紙，精確計算阿爾·加彭所有的一切，從這些統計，乃至從帕斯勒的書中，我們讀到阿爾·加彭不止有私人汽車，還有私人汽船和飛機，有許多普通凡人不能享受的東西。他還有一所華麗的別墅，建在弗洛麗達，靠近胡佛總統底別墅，據美國報紙書面的報告，這大廈決不亞於胡佛總統的別墅。

阿爾·加彭以污穢的手段，公然犯罪，而得的收入富源，在資本主義報紙中，同樣有不知羞的詳細報告。他收入之主要來源，是靠違法販賣禁酒，由觸犯美國的『禁酒法』和與這買賣有關的其他活動得來。

『一九二七年以來……加彭總計歲收的所得，據官方的計算，每年爲一億五百萬金元，其來源如下：

啤酒與燒酒……………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洋

賭博場及跑狗場……………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洋

妓館，跳舞場，旅館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洋

戲樂……………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洋

不用說，行使於警察，市政國家官吏，及禁酒官吏的賄賂，必是一筆巨大的款項。

由此可知，阿爾·加彭是一個大資本主義者，一個布爾喬亞社會的棟樑，換言之，他有

無數的企業，有不斷的巨額收入。我們從美國和歐州的報紙知道，阿爾·加彭雖然比較年

紀青（只有三十二歲）卻已經賺了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洋。換言之，這位支加哥

的盜賊，並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小蒼蠅，而是美國最大的資本主義的鯨魚。

他因為違法私運軍火而入獄時，無論如何，精神也不至於沈淪。我們據帕斯勒的報告，

當他入獄的期間，報紙上為加彭特闢專欄。關於他的健康情形，他體重增加的情形，他的態

度，他消磨時間的方法，他讀的書等等，都有不斷的報告。（臺下笑聲）

關於資本主義世界底功德，本還可以畫一種更秀麗的輪廓；然而上面所說的已經很够了。

近代布爾喬亞社會底面影，太不令人發生美感了。像這樣的現象，只能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之統治階級的道德，與精神之絕對頹廢來解釋。

在另一方面，布爾喬亞已喪失了它的最優秀的要素。

例如，法蘭西第一流的文學家，許久以前即為全世界所周知的羅曼羅蘭，便是布爾喬亞社會之最峻烈的批評家，同時又是蘇聯之友。美國最優秀的作家阿甫東·辛克萊，已公然宣佈反對考茨基，擁護蘇聯。英國布爾喬亞作家簫伯納，原來離我們很遠，後來到蘇聯遊歷過，他就寫了痛烈反對布爾喬亞社會的論文，用對比的方法，記述蘇聯之成長與成功。

科學家與文學家之唾棄布爾喬亞，將顯然繼續下去，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日漸趨於沒落，這種唾棄之情必定高漲。

由此，我們看見蘇聯社會主義之勝利的一種證明。不消說，這還不算主要的徵象。

除了我國國境以外，我們支持的基礎，就是勤勞大眾。蘇聯之權威，在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勞動者中間，堅實地生長起來，是毋須再三重覆了。這使了我們事業底國際地位，日漸強固。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之積極的同情，爲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構成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和一種康敏主義事業之最後勝利的保證，這也是我們不能不明白的。

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步前進，就使我們的內部及國際地位，愈益鞏固。不顧在國內和資本主義分子鬭爭，在國外爲保護普羅列塔利亞的共和國而反對資本主義列強之政治壓迫及經濟封鎖，不顧我們一切的困難，蘇聯一天一天地逐漸強大起來。

這種成長底基礎是什麼呢？

只要充分觀察我們的工廠和作坊，及我們的集體農場，便能確信蘇聯政權之成長，是基礎於大眾之活動性，及勞動者與勤勞農民，參加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我們的黨，工團組合，少年康敏主義者，及蘇維埃，正在做着各種事情，以培植勞動者底活動性，使能克服在勤勞者中之任何動搖，落後，或布爾喬亞分子底直接影響，使能組織大眾，負起社會主義建

設之決定的任務。

在布爾雪維克黨底領導之下，這種總動員的工作，就是決定的要素。

在我們的工場和作坊中，在礦山中，運輸中，及集體農場中，突擊隊勞動者及社會主義競賽參加者之隊伍，正在增加着。獻身於蘇維埃政府及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軍隊，也正在增加着。儘管因為普羅列塔利亞的規律還沒有充分執行，致使我們仍在許多場合，有勞動生產性低落的事實，然而我們卻能確信將來的改善。我們自己依據新的技術，增長的普羅列塔利亞技術幹部，而與妨礙事業進行的官僚主義及教養底缺乏，作一決戰的時候，在都市與農村之勞動生產性中，我們必要達到一種發展。

在過去，每天都使我們的技術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基礎，日漸強固，並將蘇聯轉變成爲社會主義之強力的衛城。

工業化底政策，刺激我們的國民經濟，使之整個增大。在這基礎之上，經濟與文化的建設繼續擴張於一切地域，一切民族共和國，而且預定還可以擴張更廣大的範圍。十五年前

成爲沙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今日已經復生了，而且正在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建設他們自己一民族的布爾雪維克幹部。在勞動者階級領導之下，建設着社會主義的諸民族的聯盟，蘇聯正在使之強固。

在許多方面，我們的工作正經歷着改造。黨所要求於我們的最重要事件：少作決議，少出佈告與指令，多使統制實現，多具體指導，多研究各個人事業之實際的知識。這是唯一的方法，我們要用它摧毀我們機構中的官僚主義，使一切普羅列塔利亞的組織及大衆，積極參加這一工作。

列寧說：

『繼續和農民發生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正確關係，就可保證國際規模上的勝利（即使那正在成長着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會延長的話）；否則要受白衛軍的恐怖三四十年。』

自列寧寫了這些話之後，已經過了十多年了。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事實，已充分證明了我們這偉大教師一席話底正確。

蘇聯永遠成爲世界勞動者底祖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的確是在全世界規準上的社會主義勝利的保證。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我們將負起創造世界史的任務，聯繫到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這些任務底實現，不能不由反資本主義分子的苦鬥來完成，不能不引起今後各個部門的階級鬭爭，在某種程度上更形激化。

但是勞動者階級底意志是不屈不撓的，它用堅決的步伐，踏着勝利前進。

我們的黨，是有三百萬人的列寧主義黨；有六百萬人的少年康敏主義者的同盟；我們有數百萬都市與農村的多產勤勞者，竭力擁護。我們的力量就在此中。所以，我們堅決深信，我們有社會主義突擊隊擁護的事業，進行到完全勝利的時候，有無數阿爾·加彭的資本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了。（高昂的不斷的喝采聲四起）



## 結語

諸君，我要極簡單的作我的結論。這次討論已經表明，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規定在這次會議上已無何等申辯之必要，即已受着異口同聲的擁護。

的確，有幾位同志指出，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指令中所規定的某種經濟的預算一定要增加；雖然這還沒有具體的提議貢獻出來。在製出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各個任務和規準的時候，顯然我們有更精細討論的機會。

和這聯繫起來，我必須論到同志密佐揚的演說，特別是關於烏拉鋼鐵工業的部分。

同志密佐揚，爲答覆同志奎貝歇夫的關於國家設計委員會爲第二次五年計劃所預定的烏拉冶金工業綱領的報告，發表贊成這計劃擴大的意見。他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

時，提出一個與烏拉勞動者關於銑鐵生產綱領相對抗的計劃。我們希望，烏拉的同志們真正能實踐他們的約言，正如他們已經實現了本年所預定的綱領一樣。

關於在這裏會提起過的在各個經濟部門，特別是工業中的情勢及任務的問題，和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下的巨大的經濟組織的特殊問題，我沒有再加以分析的必要。關於以下的重要經濟問題的報告，我們認為有充分注意的必要：同志瓦利琪斯關於庫斯克的奇蹟的演說；同志雪波得葉夫關於瑪里齊運河的演說；同志卡泰亞維基關於卡里洛夫斯克的冶金工業區域的演說；同志哥羅須傑金關於卡那干達的演說；同志密佐揚關於烏拉冶金的演說；同志伯徒謝關於史大林格勒水力發電所的演說；同志伊凡諾夫關於北部森林的演說；同志克利西多關於安加拉水力發電所的演說，全把握着那超過它們的區界的重要性之各個領域底巨大的重要的經濟任務。雖然以決算的程度來討論這些問題，未免為時過早。

\*指在庫斯克區所發現的大鐵礦——譯者。

同志梅茨洛克關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生產力之伸張底非常重要的報告，是絕對地正確的，也是無可爭辯的事情。這一問題，在地方與中央兩方，一定要嚴重地提出。

許多演說者對於農業區中的情勢及我們對於農業的任務的報告，尤應多多注意。同志雪波得葉夫，卡泰葉維基愛胥及其他各位關於這問題，都會有詳細的報告。

關於這個問題，我只要加以簡短的補充。

農村中之黨的組織，特別是集體農場的組織和都市與農村的關係，必須明確的保證在布爾雪維克的意味上的原則。在農村中特別要注意到大衆的落後性和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方法及過渡的階段，乃至於因太急進與一般化所招致的特別重大的危險。從這一注意，才能產生實踐的結論。

不用說，我們必須爲反對集體農場個人責任之缺少而鬭爭。但是在實現集體農場的建設之鬭爭中，必然要遇着許多特殊的特徵。

黨側重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間的界限，以防止那只能圓滿地應用在國家農場及一

般的國家社會主義經營中的手段，沒有經過一番必要的修正，便無差別地應用到集體農場裏面。當反抗着當作生產手段（分割地，馬匹等）的集體農場中缺乏個人的責任的時候，防止那足以強化小有產者的氣分，並發生集體農場瓦解的結果的這些決定的應用，有同等的重要性。

黨注重應用商業的方法，計算經濟機關，經營，集體農場的意義。在這種場合，也要把一種特殊的規準應用到集體農場。

事實說明，集體農場是他們的阿特爾之完全的主人。由這出發——在這裏特別的顯明——可以得出那在國家的社會主義經營不能適用的特殊的原則。在這一方面，譬如從集體農場的勞動生產性增加所獲得的整個集體農場之附加的收入，使得專歸該集體農場員，全體使用。在另一方面，如果集體農場（例如，因用無效的收穫方法）損失它的收入的一部分，這損失便須歸該集體農場而不歸別人負擔。不消說，在實際情形之下，可以特別的修改或補充這個原理，但是問題的本質是，一般應用在我們的國家經營中的計算經濟的

方法，是不能無修改的應用到集體農場的。

在討論到農業問題時，我還願意談到同志瓦里基斯的報告。

同志瓦里基斯在他的演說中已預約了在三年中間，中央黑土地地方有兩倍的收穫。他甚至提議以這件事和烏克蘭的同志們組織一種競賽。

我由衷地歡迎同志瓦里基斯所提出的這種建議。中央黑土地區是蘇聯最重要的產穀區。在這地帶——乃至於其他的地帶——增加收穫的問題是非常迫切的，並須嚴重地負起這一任務。中央黑土地帶的同志們的創議是非擁護不可的。讓我們期望，他們真正熱切地負起這一任務並實際地進展。（聽到了，聽到了！）

同志瓦里基斯又說，幾年中間，中央黑土地帶可以希望養七百萬豬羶。這更是不勝歡迎之至。（臺下笑聲）

如果中央黑土地帶的同志們不僅是預約我們在幾年中間出產幾百萬匹豬羶，而且就在今年盡最大的可能對我們的工業中心增加豬肉的供給，這樣更是不勝歡迎之至。在

最大限度上的產豬的發展，是我們各地各區的根本問題。

現在讓我論到，對於第二次五年計劃規定的修正案。

本會主席團收到無鐵質的金屬工人的宣言，關於無鐵質冶金工業的規定部分，他們有幾點更確切更精細的修正。對這提議當然沒有什麼異議。不過除了簡短一點以外，本質的要點還是包含在這規定中的，因此並不發生要修改這決議之一部分的問題。

但是，在我面前還有對這決議的六個修正案。對它們也不會發現什麼異議。讓我把它在諸位面前宣讀。

修正案第一條：在這段的第二節第一項目之前，決定修改第一句，宣讀如下：

『勞動者與農民大眾底幸福，必須用比現在更快的速度改善，視爲消滅寄生級階分子的結果，及專爲勞動者利益的國民經濟收入之一般的增大，尤其是，必須在全蘇聯實現住宅環境及都市服務之決定的改善。』

修正案第二條：在『e』點下面，應有如下的補充：

『對於小規模的手工業，工業合作社必須努力增加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必須發展足以供給社會主義工業及農業的各種生產底技藝及方式，以符合把整個小規模手工業組織於合作社之中的見解。』

修正案第三條：在第二項目尾的第二款，應補充如下：

『用各種方法加速住民中間的普及教育的事業，在技術訓練的組織中及國家對於蘇聯科學發展所給與的物質的幫助，都是爲在我們的經濟中建設社會主義之一般任務的基本的要素，緊急的任務。』

修正案第四條：第三段的末一節，應有如下的補充：

『這意思是說，階級鬭爭之尖銳化，在將來，在某個階段，特別是在某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域或部門中不可避免地發生。同時並強化這一事實：布爾喬亞施與勞動者之個人集團的影響將不可避免地殘存着，而且在某種場合，甚至特別地強大。那種長期間所給與普羅列塔利亞之階級的影響，將不可避免地浸潤到勞動者階級，甚至浸潤到黨。因見及此，黨

便負起強化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任務，並側重反機會主義特別是現階段之主要危險的左翼偏向的鬭爭。』

修正案第五條：決議草案最後一段的前面應該修正，謹宣讀如下：

『黨底第十七次大會表示如下的確信：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的任務，不只是完成並且要超過，並保證真實的具體的經濟的領導和一切勞動者階級組織中的反機會主義的鬭爭；蘇聯勞動者應保護爲第二次五年計劃底任務底實現之必要，而提高勞動底生產性；參加社會主義競賽及突擊隊組織的人數一定會天天地增加起來。』

修正案第六條：最後，在決議底最後一段，須另加新的一段。謹宣讀如下：

『大會認爲必須使黨，蘇維埃，經濟的，合作的，工團組合，和少年康敏主義者同盟的組織，爲了預定的第二次五年計劃詳細的草案，爲了下一屆黨大會的答覆，趕緊發展它們的工作。』

我覺得，對於這些修正案，似乎毋須說明了。

這規定的討論已表明，大會已全場一致地負起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下我們的國家底勞動者階級所面對着的新任務。

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任務，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已爲黨員，勞動者，勤勞農民的大衆所熱烈歌頌。這使我們得到確切的保證，即第二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任務，在第二次的五年間成爲我們的任務底最小限度。我們的任務是動員勞動者階級及農村中之廣大的勤勞大衆，作一不只是爲了完成而且還爲這個綱領的超過之積極的鬭爭。

爲保證第二次五年計劃偉大任務之完成，在本年，我們必須爲這一工作開始樹立一個布爾雪維克的基礎。同志高西岳的話是絕對正確的。他以爲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任務底完成，是要靠着一九三二年我們的極大的活動。

大會要在這方面演出一種非常偉大的任務。它的決定將使勞動者與集體農場農民大衆集合於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使我們事業之充分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底勝利，得到保證。（熱烈的掌聲）



關於蘇聯國民經濟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草案的指令——對莫洛托夫同志與奎貝歇夫同志底

## 報告的決議

### 一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算

（一）五年計劃四年的鬪爭的成功，已在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反映出來。社會主義成功底基礎，已成為工業化政策，重工業之急遽的發展，生產手段之生產的發達。在過去的期間，蘇維埃重工業已獲得確實的基礎，並以此建設為整個國民經濟改造的完成。它自己的基礎；而且已創立社會主義的大機械製造工業之基礎。在過去數年間，新企業之

建設已長足地進展，而且工業的諸部門已經凌駕了那些離歐洲技術水準很低的工業。同時，輕工業已巨大地發展，糧食工業發展底速度，已超過五年計劃預定的速率。

(二) 中小農大眾走向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中所表現的一種根本的轉變，已在農業中實行。農業底社會主義的諸形態（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已在農業中領有了支配的地位。蘇聯已從一個小農業與極小的農業國，轉變而為在集體化的，國家農場特別發展的，以及近代技術廣為施用的基礎上的世界最大規模的農業國。此種解決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最重要又最困難的問題之社會主義底勝利，是有世界史的意義的。

(三)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之重大的成果，乃是預定着資本主義分子完全消滅及階級底取消的，並農村中資本主義根柢底完全消滅的。蘇聯社會主義之基礎的建設的完成，是意味着列寧所提出的『誰征服誰』的問題的。現在已經完全解決此問題，無論其為都市與農村兩方面，都贊成社會主義，以反對資本主義。

(四) 由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布爾雪維克的速度實現，及寄生階級根本消滅的結果，

人與人之間的榨取底基礎與源泉，即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已遭清算；國民經濟收入增加到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達到的速度；失業與貧困已經取消；『剪刀形的價格』及都市與農村的對立已經消除；勞動者與勤勞農民之幸福與文化水準，正在每年每年的提高；死亡率逐漸低降，蘇聯人口正在急速地增加。

\*工業生產品價格的提高，農業生產品價格的低落，兩者不相平衡之謂——譯者。

(五)這些成功，正都是由於勞動者階級及勤勞農民的廣泛的大眾的革命活動性之巨大成長的總結，又是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組織之昂揚的結果，末了，更是本黨列寧主義的政策的结果，該政策的鵠的，在於在前線上，廣續不斷地進擊資本主義的原素。

(六)黨是在反托羅茨基主義的一國中社會主義建設之不可能及資本主義復興之不可避免性的布爾喬亞的理論的鬭爭中，及那今日已成爲布爾喬亞的反革命的前衛底鬭爭中，獲得這些勝利的。

黨是在反對那班不只是對抗着社會主義進擊底政策，而且表示對富農及布爾喬亞

底分子直接的降服的右翼機會主義者的路線之鬭爭中，獲得這些勝利的。

蘇聯康敏主義的黨，只是因為執行反「左翼」與右翼機會主義，並反對那對它的妥協態度，並為黨底一般路線，激烈鬭爭，才能造成各種必需條件，致使第一次五年計劃得於四年完成，並摧毀了階級的敵人，保證了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

## 二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根本任務

第一次五年計劃底成功，已準備了為繼續蘇聯社會主義更強的和更為有力的成長的基礎。

蘇聯康敏黨第十七次會議認為，國內之巨大的天然富源，社會主義建設之布爾雪維克的速度，勞動者與集體農場農民大眾活動性的增大，及黨底正確的路線，充分地保證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經濟之生產力底發展，將變為蘇聯資本主義分子之決定的清算底基礎。大會認為，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的政治的任務，就是資本主義分子及一般階

級之最後清算；完全掃除足以發生階級差異與榨取的原因；克服在經濟中及人民意識中之資本主義底殘餘；把國內整個的勤勞大眾轉變為意識的、積極的無階級社會底建設者。

在寄生階級分子底清算，及完全由勤勞者管理的國民經濟收入之一般的增加底基礎上，必須達到勞動者及農民大眾生活條件之急速的向上，尤其是應該達到蘇聯住宅及市政管理之決定的改善。大會認為，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的時候，較之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的時候，住民至少要獲得二三倍的包含飲食物的主要消費品底數量。

(一) 只有在整個國民經濟——工業，運輸及農業——之澈底的技術改造底基礎上，才能實現這些任務。

在蘇聯着手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初，主要地結束了復興時代，最近的數年間，才踏上了改建的路程：改造了幾個基本的國民經濟部門——特別是冶金工業，機械製造，煤礦，那時之前即已完成了的石油產業，還不計算在內。特別是已在新技術基礎的急速的再建上，佔有重要的位置。

在這方面，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所達到的成功，只是表示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底開始。即丟開農業不談，就是讓不充分的，舊式的，和破舊的工業與運輸設置存在，而沒有使國民經濟的各部門，獲得技術的改造，又沒有使這些部門，裝置最新穎的機械技術，那就不能保證對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主要任務底完成的，即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的增加。

因此第十七次黨大會認為，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根本的決定的經濟的任務，是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底改造，為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建立最新的技術基礎。

完成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指導的意義，將是蘇維埃機械製造工業所演的任務。大會承認，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機械的生產，至少要比一九三二年增大到三倍至三倍半，俾使在工業，運輸，交通，農業，貿易等等的改造時的一切必需品，可由最新機械的國產品供給。

國民經濟技術再建設之最重要的要素，是一種新的力的創造，這種新力的創造，在工業及運輸之廣泛的電氣化及農業中電力的漸次推用上，實所必需；求達此目的的方法，則為充分利用水力，並開發各種礦藏，各種燃料（泥炭，頁巖等。）大會主張，比較一九三二年

的一百七十億電力生產，在一九三七年，至少要獲得一千億基羅瓦特的電力生產；比較一九三二年的九千萬噸石炭，至少，在一九三七年，要採出二億五千萬噸，並要增加石油生產額，到二倍半至三倍，這是絕對必需的。

第十七次黨大會認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國民經濟最重要的部門必須履行如下之任務：

甲、黑色冶金——鋼鐵工業底目標，在一九三七年，至少，要從銑鐵中，鍊出二千二百萬噸，並保證為機器工業的必要的鋼鐵出產的良質。要完成它，鋼鐵工業必須完全改造，必須建設新工場，設備近代動力機械，精細地準備原料的供給，實施電力的過程，並利用一切的副產物。

乙、有色冶金——有色冶金工業底目標便是銅，鉛，亞鉛，鋁金及稀金屬之大規模的生產，以應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國內的需要。為適應這目的，必須應用浮選法，礦法粉碎之精練法，及新的各種原料的利用。

丙、化學工業——與整個國民經濟之發展的速度相比較，必須完全清算化學工業發展之緩慢的速度。必須特別注意基本的化學工業之發展，特別是肥料底生產，因為它可以保證工場的改造及新建設之全面的發展。

丁、鐵道運輸——伴着新鐵道的二萬五千乃至三萬基羅米突的建設，經過主要水路有許多新鐵橋的建設，強力的汽船及大載重貨車的使用，許多線路的電氣化，及自動連結機，自動閉塞機，及熱力機關車之廣泛的使用，才能實現鐵道運輸之根本的改造。鐵道運輸之發展必能保證許多地方的及民族的共和國之經濟的發展。在以前，它們的需要，沒有充分的滿足。

水路運輸——必須實行海洋河流的商船隊底改造；必須改良現存的航線和新航線之增闢，同時以必要的設備建設河流與海洋的商港。

在道路及街道乃至汽車的生產中，必須比較其他各種運輸系統發展更迅速的速  
度。

航空交通——發展遍及主要的幹線，作為工業中心最重要之手段之一。

各種交通的機關，特別是無線電，有充分發達的必要。

戊、輕工業與食料品工業——在大機械工業之創造及保證個人的消費基準三倍的，農產物原料底基礎底顯著的擴大的根據上，非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諸部門不可。同時，又須在新的地方，即生產農產物原料的地方，促進輕工業及食料品工業的發達。

在一般建設中非常重要的林業，必須保證相當的速度以發展並機器化。

己、小規模手工業——工業合作社必須着眼於小規模工業之合作，盡力增加一般消費物之生產量，並發展足以供給農業及工業社會主義的各種生產工藝及方式。

庚、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之完成，必須使一切集體農場，利用機械的農耕自動車，並成為機械化的農業生產。鞏固集體農場之組織的經濟，及集體農場大眾之社會主義的再教育底任務，必須始終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的最要點。

國家農場必須擴張各方面生產，其中包含工業用的農產物及畜產的耕植。國家農

場必須進行一種更大的任務，即為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組織的模範，近代機械技術應用的模範，及由現代農政學及飼養學所成就者底模範。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下，牧畜的發展，提高並增大其商品生產額，大體解決了蘇聯的牧畜問題，這正如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下，由於黨底努力，已將穀物問題解決的情形一樣。

棉花及亞麻底種植至少必須增加兩倍以上，又甜菜根必須有三倍以上的生產額。農業方策中，更需在種穀方面，有更遠的更急速的發展，則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終結，穀物生產額，至少可至十三億公斤以上。因此，第二次五年計劃之中心任務，是決定地提高集體農場及國家農場農產物之收穫率，並以布爾雪維克的方式，解決旱災問題。

(二) 國民經濟之完全的技術的改造，是和工業幹部獲得技術底任務，造成勞動者及農民新技術師之廣大幹部，及提高全勤勞者大眾之文化水準，不可分離地關聯着的。蘇聯技術幹部在數量上增大的事實，決不會埋沒他們科學教育之重要，他們學習世界科學及

技術底一切成果之重要。解決技術幹部的問題，對於以布爾雪維克的方式，實現文化革命及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任務，是最重大的要素之一。

對於實現國民普及教育，急速改善技術教育的組織事業，及蘇聯國家給與科學發展的物質大幫助，不惜以種種方法，使之加速發展——在我們的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之一般任務，即以此種種為構成任務。

(三)為保證以布爾雪維克式的步調，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為在一般的消費商品方面，滿足都市與農村廣大羣衆之需要，則商品流通之發展，有第一義的重要性。商品流通底發展，特別是在零賣商業中，在全經濟活動之經營計算應用中，對於蘇維埃還沒有完全利用的富源，得有一種刺激，使國內的大量富源，大事活動。這資源將促進社會主義之蓄積的成長，並因此而使社會主義建設底物質的基礎益趨鞏固。同時，只有在商品流通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對於勞動者與農村勤勞者的工業製造品及農業生產物之供給才能急速改善。為此目的，無數的商店網及其他的商業形式，必然激增，並提供必要的技術改造。只有在這基

基礎上，才能廢止商品支給制度，並代之以大規模蘇維埃商業，用集中化的分配體系。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中，『左翼』空談『貨幣廢止』，主張直接引用『貨物交換』，大會肯定之為反布爾雪維克。在另一方面，一般布爾喬亞的『新經濟政策人』，破壞商業計算之原則，表現於浪費國家的資源，破壞已建立的經濟計劃，大會也肯定其與黨底政策及勞動者階級底利益，絕對不相容。

★

★

★

★

★

★

只有對資本主義的殘餘分子底抵抗，加以殘酷地摧毀，只有對勞動者中表示布爾喬亞及小布爾喬亞的偏見，加以克服，只有急施社會主義戰線全面的社會主義再教育，只有反資本主義殘餘的鬭爭，勞動者階級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這即是說，在某個時期，特別是在某個場所，某個社會主義建設底部分，階級鬭爭的尖銳化，仍然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社會主義建設又注重以下的事實：布爾喬亞施與勞動者之個人階層式集團的影響，將來仍然是不能避免的，甚至在某種場合，這種影響將不

可避免地加強，這種施與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影響，在長時期後，將不可避免地及於勞動階級，甚至影響到黨。黨有見及此，便負起責任，使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強固，對於機會主義，尤其是在現階段最危險的右翼偏向，加以竭力反對。

農業之全部集體化，大國家農場之大規模的成長，國家農場及集體農場的設備，採用近代機械，使農業勞動變為工業勞動，以及運輸機關和工業農業之間的商品流通，有顯明的進步——創造了使都市與農村的對立完全消滅所必要的條件。

民族共和國和各地，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社會主義經濟底急速成長，對於各個民族，由沙皇資本主義殖民地統治中繼承之經濟的文化的落後，使之漸趨消滅。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蘇聯在技術發展中，要佔有歐州的第一位。第一次五年計劃快要把機械器具輸入的蘇聯國，轉變為獨立生產機器的國家。『蘇聯經濟的獨立，將保證使這新機器國家不致變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加物。』（蘇聯康敏黨第十四次大會）

即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就使蘇聯能夠有幾個經濟部門，超過最先進資本主義國

家之技術發展及經濟發展底水準。

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度恐慌，顯明地預兆着資本主義世界未來的崩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成功，顯明地表示了社會主義制度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國家，只看見生產破滅的低降，無數工廠的破敗與倒閉，生產力之空前的破壞。在蘇聯，只看見生產之巨大的堅實的成長，工廠，巨大工場，礦山及水電站之建設的激增，生產力發展底速度，也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所不能達到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只看見數百萬勞動者可怕地遭受失業，數百萬農村大眾之絕對地遭受貧困。在蘇聯，已經完全消滅了失業，已經澈底掃除了貧困。在工場中已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都市與農村大眾之幸福，正不斷地增進。

凡此一切，使蘇聯成爲吸引全世界勞動者及被壓迫者注意底中心。蘇聯之爲革命原動力的意義，正在成長着。蘇聯正獲得了國際社會主義基礎的力量。

蘇聯康敏黨第十七次黨大會，表示如下的確信：第二次五年計劃不只是完成而且要

超過預計；在一切勞動者階級組織之中應保證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鬭爭及實際的具體的經濟的領導；蘇聯勞動者，要保證第二次五年計劃任務底實現；參加社會主義競賽及組織突擊隊的數目，將要逐漸的激增。

大會確信勞動者階級及集體農場農民大眾，將發現康敏黨，少年康敏同盟，工團組合，蘇聯政府，在實現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勝利的鬭爭中，是它的布爾雪維克的組織者與領袖。大會確認，爲了第二次五年計劃預定的精細草案，爲答覆下一屆黨大會的要求，黨，蘇維埃，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工團組合，及少年康敏同盟，立即展開並發展它們的工作，是絕對必要的事。

(完)



附錄 (錄自獨立評論第五十號)

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算

張伯倫原著  
丁文治譯

本文載在四月份 *Foreign Affairs* 作者 H. Chamberlain，是一個久駐莫斯科的美國新聞記者，對於五年計畫的批評，似乎很公道。所以我翻譯出來介紹於我國人。

原定爲五年後來縮短爲四年零三個月的蘇俄五年計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了。現在回顧，我們覺得這種用極大的方案來統治各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教育的活動，實在是俄國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當然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各方對於五年計劃的看法很多：有的認爲是世界經濟的出路，有的認爲是蘇俄對於他國的恫嚇和挑釁，也有人只把牠

看爲做不到的夢想。然而各方注意蘇俄的視線全集中於該計劃的成敗。同時五年計劃正和空前之世界經濟恐慌相值，所以更引起各方的注意。

雖然我們尙缺少這計劃的最後幾個月的數字，但我們已經可以將牠成功失敗大致作一結算。顯然的，我們不能歌頌牠是絕對的勝利，但也不能輕視牠爲完全失敗。因爲國外的和國內的環境所限制，這計劃發展的方向與原計劃者所預料大有不同。原來的目的，本想將工業和農業同時發達；想在工業上增加出產量，同時提高一班人的生活程度。但是實際上農業是爲工業而犧牲了。同時那些明顯的大規模的工業建築，是靠着那同樣明顯的生活程度的降低而成功的。五年計劃所最昭著的成功，是在國內分佈了幾個大的新式工廠和動力廠，是吸收了許多農民加入新的公共農場，是避免了已往三年西歐和北美所遭遇的廣大的工人失業和建設事業的不振。這計劃的顯明的失敗，是不能給一個平常蘇俄國民以充分的住食和製造品。蘇俄是逃避了那廣大羣衆的失業了；但是蘇俄所遇的難題，是多數工人和農民在國內的流落。他們不是找那儘多的職業；卻是找那缺少的糧食和住

屋。這足見建築大的新式工廠比較的容易；要使這種工廠管理得有效能，卻是困難。用消滅富農爲恐嚇來吸收農民加入集體農場比較的容易；想充分利用農場勞工的生產力來解決歷年糧食的缺乏是很困難的。

從籠統的印象說到具體的事實，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的工業出產——特別是煤油農場用車和機械製造，已經超過了原來的估計。但是另一方面，基本工業，如鋼鐵，如煤，卻比預定估計落後很多。預定的一九三二年的生產爲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但無論如何不能做到。按照蘇俄公佈的數字，一九三二年頭十個月只出產鐵五，一〇〇，〇〇〇噸，鋼四，九〇〇，〇〇〇噸，煤五二，四〇〇，〇〇〇噸。有幾種消耗品工業，最著的如紡織工業也是比預定計劃落後。

蘇俄的工業生產率，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但是一九三二年的增加率已經降低爲百分之一三·八了。我們雖然可以說蘇俄原有的工業產量微小，這種生產增加的速率，不如在有大量生產的國家之足驚人。但是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實在是很快的速率。縱然

這種生產因為品質不好還須折扣計算——這一層近年更為利害，因為新成立了許多工場使有過訓練的管理人工程師和工人更為缺乏——但我們總不能不承認蘇俄在工業化的路上很迅速的邁了一大步。數年之後，等到那幾種現在正在建設，和正準備建設的大工業完全發生效力的時候，等到那些妨礙蘇俄大工廠的困難減輕的時候（即使不能消滅）蘇俄工業生產的進步一定更加顯明。

五年計劃之結果，農業的進步較工業大為遜色。共產黨首領說到農業上的成績，喜歡指明農民組織上構造上的變更。例如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農家組成二一一，〇〇〇農場；國家農場總面積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華畝）之大；建築了二，〇〇〇個供給鄰近公共農場保藏曳引機的大車站。

但是，國有或是公共農場和曳引機站本身不是，也不應該是，發展農業的最後目的。牠們的功用祇在生產糧食。從這觀點上看來，蘇俄的農業離希望還是很遠。五年計劃原定的耕地畝數為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華畝，但是現在只有二，〇四〇，〇〇〇，

〇〇〇畝。一九三二年預定本年（一九三三年）農產收穫爲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是照現在計算這項產量無論如何必定較預定的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耕地的差異比較細微，而收穫上的差異如此之大，這正是表明蘇俄農業上的根本困難。因求產量的增加，往往犧牲品質。每年因缺乏牲畜和勞力，耕種的土地比能收穫的土地多。每年有多量的穀類蘿蔔糖等等遺棄在田地上面。

似這種大規模的損失，在昔日農人單獨耕種土地制度之下是沒有的。除此之外，更有對於土地照顧不良的困難。這都使我們感覺農業上同時要集產化和機械化，實行比理論困難的多。私有土地制下的種種原素是經營農業極重要的獎勵。直至今日，雖然經過許多試驗，還沒有找到牠的替代品。所謂取締富農階級，實際是消滅農民全體的四分之四至五，也產生了慘痛的結果。因爲通常富農是最優秀的農民，他們的生產能力遠在他們人數比例之上。

目下蘇俄農業上最嚴重的問題是畜牧農場。一九二九年的冬天，蘇俄的畜牧業曾受

過一個嚴重的打擊。農民一部分爲着反抗強制集產，一部分爲着農產品被強制購買，沒有充足的食料飼喂，所以全國牛的四分之一，羊的三分之一，豬的二分之一全被農民宰殺了。這種重大的損失至今還沒有多大的恢復。去年冬天小規模的屠殺耕牛又復發生。特別是烏克蘭地方像是陷入於惡化的循環：耕牛減少，因之耕地面積也減少。耕地面積減少又影響於耕牛的減少。

農業狀況既是如此的不健全，原來計劃所定的城市消費量，豬肉每人增加百分之二七·七，雞蛋增加百分之七二，牛乳品增加百分之五五·六，絕對沒有實現當然是在意中的。因爲家畜缺乏的結果食品減少本來是不能免的。加之都市發達得太快，尤其是有大工廠的地方；又因國外貿易的需要將所有能够輸出的貨品包含食糧在內，運輸到國外去交換機械和工具，所以蘇俄的食糧問題更形嚴重化了。

五年計劃對於價格成本和工資的計算完全失敗了。計劃的原來目的是求工資逐次的增高，同時生活費減低的結果能使真實收入增加。後來的結果是貨幣工資高出於原計

劃所料。但是如果單憑貨幣工資之增加就說生活提高了，那是錯誤的。因為更重要的是盧布購買力之跌落超過了工資之增加。蘇俄近年的公佈統計，對於生產成本和每人食品消費額大都忽略不提。但有許多無可懷疑的事實。食糧券分配的日見減少，市場上糧食價格的奇昂，就在許多糧食比較便宜的地方，所食的東西也很惡劣並且缺少多種食品的調和。在許多地方最簡單的食品如糖如茶葉完全不能供給。所以就糧食方面說，大多數的蘇俄人民比較五年計劃實行以前困苦的多。共產黨是最不信神怪的，但是一方面家畜減少，一方面人口增加，除非是神仙，纔能够使都市有充分的食糧供給。

在金融方面，卻有超過計劃的惡結果。按照原定計劃，去年的盧布流通額應為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但是現在流通的貨幣卻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蘇俄每年編製預算，總把減輕成本看得太容易了。等到預算所估計的成本減輕不能實現，只好求救於印刷機器，來補預算的虧空。因為紙幣的濫發和糧食製造品的缺乏，物價逐漸的提高了。這當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最利害，但是國家所經營的合作社也不能免。事實

完全把生活費減低的計劃打倒了。通常蘇俄人民所有的紙幣遠超過他們所能交換的食糧和製造品。所以有一個笑話說：『蘇俄人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為他們有錢不知怎樣花。』

因為蘇俄政府急需外國貨幣的結果，在莫斯科和許多大的都市產生了一種雙貨幣的記帳制度。最完備的旅館飯店和商鋪只肯受用外國錢幣。這種政策的結果當然更減低了盧布的價值，因為最好的貨物只有那少數有外國貨幣的人才能享用。一種貨物凡是能用外國錢或是用盧布都能購得的，其價值上總有很大的差異（盧布法定價值約兩盧布合一美金元。）這是很明顯的表示蘇俄官吏所預定的盧布價值遠超過了盧布的實際購買力。人民用盧布購物，既受種類和數量的兩層限制，民間私下發生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換。政府對之雖然禁止，但是無法禁絕。例如製釘工廠有時避免複雜的政府分配機關，把幾箱釘子直接去交換相當的紡織物，麪條，點心，和其他的應用品，因為釘子是蘇俄很缺乏很寶貴的東西。

現在蘇俄改革幣制的空氣很濃厚。如何可以實現，還不明白。不過因爲盧布的購買力沒有一定的標準，包工制和工資等級差異大部分失卻了效力。薪水的多寡，工資的大小，現時在蘇俄沒有多大的重要性。決定一個人的生活不是靠他能賺盧布的多少，而是看他能分到多少實質的東西：他所能住的房屋，所能購物的店鋪，所能吃飯的食堂，和他放假時所能休息的地方。

在五年計劃開始的幾年有些外國人和蘇俄本國人總當牠有一種極樂界的希望。他們以爲五年計劃完成之後一切困苦和貧乏都可以免除了。實際情形完全不是如此的。五年計劃不過是蘇俄新經濟史上的開始，將來繼續這計劃的艱難正不亞於已經過去的時期。當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初到一九三七年底）始開進行的時候，蘇俄政治家遭遇到三個非常急迫的難題。

第一個難題，最急迫的難題，是如何使農民願意工作。惟有如此，才能解決現時的糧食缺乏。過去的幾年蘇俄人民的耐苦的能力是共產政府極大的本錢。空前的國家工業建設

是用困苦和貧乏交換得來的。但是這種過分的耐苦是有危險的。一個不精通馬克斯唯物主義的人也能瞭解高的生活程度與高的勞工生產力是不可分離的。精巧的專門技能一定要有的真實工資。一個俄國工人，吃慣了苦的，再感受共產主義的宣傳，也許甘受這許多尋常的苦痛，如住房的擁擠，食物的惡劣，買東西的挨次等候。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蘇俄工人，能否有和西歐或美國工人的同樣的生產能力，很是疑問。

共產黨首領最近想種種的方法來增加糧食供給。向農民徵收的麥子，肉類和其他產物的額數已經減低了；市場的交易也比較的自由。各工廠的糧食也不僅僅限於由中央機關供給，政府常常勸導牠們自己開拓雞場豬場和兔場。生產方面也特別注重到消費者，尤其是農民的需要。以前在冬天政府總用強迫購買的方法，在一定價格之下買盡了農民的生產剩餘，但是現在漸漸的用一種有定額的徵收來代替前法了。這些方略是否就能變更農民的心理，而使農產量增高，目前還不能斷定。由冬季到春季糧食的供給，總是少的。等到這時期渡過以後，我們或者可以知道詳盡一點。

第二個難題雖然不如此明顯，然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凡是到蘇俄工廠裏看過的人，都知道蘇俄最缺乏對於管理員，工程師，專門家，和技術工人的教育和訓練。以上種種的缺乏雖然不是消耗和損壞機械的唯一原因，但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種消耗與損失最終還是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程度。蘇俄政府運用五年計劃所建造的大的新式鍊鋼廠，機車廠，汽車廠，和化學工廠，令人想到試騎劣馬。駕馭的人要跌好幾交纔能够把牠制服。

第三個問題是蘇俄與其他大規模出產的國家所同有的。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在價格低落市場縮小的環境之下，如何取得合算的受付結算。一九三一年蘇俄貿易的入超爲二九四，二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一九三二年的最初十個月入超更增加了一三五，七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同時期蘇俄的輸出額比一九三一年減低了百分之三一·五；輸入額減低了百分之三五·一。共產黨時常誇口，說世界經濟恐慌到了蘇俄的邊界就停止了。眼看見一年一年的過去，而糧食和製造品的缺乏不稍減輕，這種誇口的話越過越不足信。不錯，蘇俄是避免了那失業潮流和工業的停頓，但是蘇俄工人生活的困苦情形，在任何

其他的國家都不能比的。國內需要的糧食必須省下來輸出國外，消費者需要的輸入品必須禁止，這都是蘇俄生活程度降低的原因，都是因為蘇俄輸出品不如兩三年前之多，價目也比兩三年前低，這都是世界經濟恐慌直接的結果。在最近期內蘇俄減輕人口的壓迫和改進生活程度的機會是要靠着資本主義方面商業的轉機。這話聽起來很像矛盾的，而實際上卻是真的。因為資本主義商業能有轉機，物價才能增高，金融才能活動。反過來說，如果蘇俄經濟進步，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力增加，於世界經濟當然也有很好的影響。

五年計劃所發生的社會事業也不可忽略的，近幾年來，對於舊的價值標準和習慣全根本推翻了。蘇俄地面上風景的變化就是這事實的結果和表現。五年前曾有一位尖刻的外國觀察者，把蘇俄社會組織的革命和城鄉裏物質設備的很少進步來相反照。現在這種觀察是與事實不符的了。莫斯科的風景差不多天天在那裏改變。金頂的大教堂被拆毀了，新的公共建築完成了，舊的街道也放寬了。差不多無論在那一個大的城市裏，我們不但看見幾個大工廠，並且有成行的磚砌的新式住屋，與革命前平民所住的小屋棚正相反照。

與五年計劃同時發生的是絕大的人口遷移。這也是五年計劃一部分的結果。有的從鄉間移住都市，有的從舊的區域搬到那幾個大的工業中心。在從前纏回遊牧民族所漫游的草地，建築了偉大的鍊鋼廠，在高加索高原上成立了國立農場。這都一定要影響到舊日生活的習慣和方法的。

我們不可以把五年計劃單認爲一組死的設計和方案，或是幾所死的磚瓦洋灰的建築。牠是一齣很緊張的活劇。很少的蘇俄人民生活沒有受這計劃的影響，無論這影響的好壞。這計劃哄動了全國青年的意想，而且把蘇俄聯邦變爲青年的出路。（因爲出身貴族或是富產階級而受排斥的當然除外。）從少計算，有權力和責任的職務因爲這計劃比以前多了兩三倍。新工程師，技術助手，教員，農業專家，工商業管理員的需要因爲這計劃而無限量的增加。牠使得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的社會流動性更大，使得一個尋常的人更容易從下級進昇上去。專門人材的造就往往因數量而犧牲品質。很少的蘇俄青年工程師能做與美國或是西歐的工程師一樣好的工作。所得的物質報酬也不如他們。可是他們都覺得有

他們的機會。蘇俄人民最近數年的生活雖然困苦低下，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可忽略或是輕視。蘇俄人民免除了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中的一幕大悲劇：就是許多受過高深教育或是訓練的青年男女在社會經濟組織變動之下找不到職業可做。

這計劃並不是沒有牠的黑暗和悲慘的方面。我們不由的想起那些富農從家鄉逐出，單身或是攜帶家眷到很遠很苦的地方去做粗工；那些工程師和教授被控爲不忠實或是怠工潦草了被送到集中罪犯的帳棚裏去；牧師教徒眼看他們的教堂被人拆毀，來建築反對派的偏執的新信仰的住屋。五年計劃正如同俄國革命本身一樣，是一齣極大的社會劇。不容我們用數字來計算牠帳目中的幸福和痛苦。在這種劇變的時期中，幸福和痛苦的帳目都是很長的。

已經完成的五年計劃對於國外有何意義？兩年以前流行一種意見，以爲五年計劃會產生一種大的『紅色貿易恐怖』；蘇俄出產的低廉貨品將傾銷於世界市場。這種預言已經爲事實證明不確了。蘇俄一九三一年的輸出比一九三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二一·七；一

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比一九三一年同時期的又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五。照現在所知道的情形，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將成爲蘇俄多年來輸出最少的一年。一九三二年的輸出價值較一九一三的半數還少，（一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額爲四六一，四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年輸出價值爲一，五〇六，一〇〇，〇〇〇盧布，）所以真的『紅色恐怖』不是傾銷，而是蘇俄不得不減少牠在國外的購製到最小限度，因此國外的機器製造者喪失了一個好的主顧。

五年計劃除引起上述的恐懼外，還給許多經濟學者一種希望，以爲有組織的經濟計劃可以立刻救濟現時的經濟恐慌，並能防止將來經濟恐慌的再現。但是實際上蘇俄過去數年所成就的工業進步與精確平衡的計劃並沒有多大關係。原計劃的預算和執行其中有不少的很顯明的錯誤。如果蘇俄經濟制度的成敗是要看實行與預算是否完全相符，那麼我們的判斷一定說是失敗的。例如做計劃的人對於交通需要完全計算錯了，所以雖然實際上一九三二年的貨物運輸已經超過原計劃所定的數目，而貨物運輸在國家經濟生

活中至今還是一個弱點。按照去年（一九三二年）的預算，應該出產八，五〇〇，〇〇〇噸生鐵，但是實在的出產量只有四，九〇〇，〇〇〇噸。觀察今年的情形，鋼鐵出產比計劃要低百分之四〇，煤的出產也要低百分之三〇。有這樣長久性的錯誤的計劃只可以說是猜想或是希望，不能說是計劃，更不能表示蘇聯已經有編製平衡的準確的國家經濟計劃的技術。很可笑的是蘇俄計劃每種物品在一年之後或五年之後要出產多少，往往計算數字到小數點以下很多位，而每個工廠常常胡亂的改牠們工作的計劃。

過去四年零三個月蘇俄對於經濟史的貢獻不是在那精確的計劃，而是在把整個國家生產的工具集中於一獨裁政府之手。工業建設的成功，和同時提高生活程度的失敗都可用這個來說明。對於蘇俄的計劃經濟的試驗，我們可以作無窮盡的研究討論。但是除非有國家整國採取蘇維埃制度時（目下還沒有這種趨勢），計劃經濟足供我們研究的很多而能使我們仿效的很少，因為牠原是共產黨獨裁政治的肢體和作用。一個必須遭遇普通選舉的政府想要求人民作如同蘇俄完成五年計劃的犧牲，或是想實行那種農業集產

和取締中農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俄國，至少是蘇俄，有一種空氣能使觀察牠的人好用過火的名詞。這是五年計劃往往在國外受過分的稱頌或是過分的攻擊的理由。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的蘇俄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蘇俄並沒有多大差異。蘇俄並沒有因為五年計劃有幾部分的成功，而成爲地球上的樂土。也沒有因為計劃的幾部未完成而致崩潰。將來回顧起來，這第一年的五年計劃祇是這種進行的起始——要將蘇俄變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建築得很好，的都市，有很密的鐵路，電話，電報網，有高量的糧食，衣服，慰藉品和必需品的消費額，這種進行大概需要本世紀的大部分，方能完成。蘇俄的假定以爲國民的生活可以用大規模的經濟計劃來規定，恐怕要在很遠的將來才能證明是否真實。目前蘇俄經濟行政的難題雖然很多而且很麻煩，他們絲毫不必害怕生產過剩。沒有一種經濟生活不是需要遠超過供給。等到蘇俄所出產的主要食糧和製造品在量和質上都能同美國和西歐比擬，那才是這種計劃真正的試驗。那時候計劃的人纔可以有機會顯出他們的真本事：能令生產和消費相

均衡，能把已經發展足了的工業的資本和勞力，立刻運用到缺乏牠們的工業上去，使得工業循序的進步，不發生貨物跌價，建設停滯，工人失業。但是當我們看着許多蘇俄店鋪裏面的空架子，我們知道這樣的證明，還在距離很遠很遠的將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印刷

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 (全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者

莫

洛

托

夫

譯

者

韓

起

出

版

者

世

界

出

版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上海及各省

世界出版合作社  
世界書局

101160574

